

藝文下卷之十八

紛綸葳蕤播於藝林青箱鏤管久而彌新或振
鉅響或標清音諸體畢具文獻是尋洋洋入耳
悠悠我心志藝文下

紀載

甚哉舊志之踈也諸卷皆闕惟藝文差詳即藝
文如奏疏表銘類亦多闕惟記差詳雖然賴有
此耳他無所考就記者之因此証志中之矛盾
者不少矣故余於舊志更定凡什之七八獨於



諸記雖文未甚工亦刪潤而存焉至近代作者
斐然博搜約取異曲同工豈後文之較勝於前
歟亦愈知曩者所見之尙未廣也

寶坻縣記

畧參日下
舊聞節本

金鹽使司

劉晞顏

神都全有禹貢冀州之域星文箕尾之分虞舜
時爲幽州夏商省幽併冀周初復爲幽州召公
分土爲燕國秦始皇并天下制三十六郡以幽
州土宇爲上谷郡歷漢魏下至隋唐以來或爲
燕國或爲廣陽國或爲涿郡或爲范陽郡都國

廢置更易不常唐末劉仁恭帥燕爲其子守光所囚據其地僭稱燕因置蘆臺軍於海口鎮以備滄州後唐莊宗命其大將周德威破燕軍於平岡復收蘆臺軍同光中以趙德鈞鎮其地十餘年間興利除害人共賴之遂因蘆臺鹵地置鹽場又舟行運鹽東去京國一百八十里相其地高阜平濶因置榷鹽院謂之新倉以貯鹽復開渠運漕鹽貿於瀛莫間上下資其利遂致饒衍贍於一方清泰三年晉祖起於并汾以遼主

有援立之勞因父事之以山前後燕薊等一十
六州遺遼遂改燕京因置新倉鎮廣權鹽以補
用度爾後居民稍聚漸成井肆遂於武清北鄙
孫村度地之宜分武清灤縣三河之民置香河
縣仍以新倉鎮隸焉皇朝奄有天下混一四海
天德間建議令盡以遼宋故地合爲一家會寧
興王之地朝廷在焉而尤近東偏凡在經畧之
內地則遠近不一事則繁簡不同乃詔建都於
燕京於時畿內重地新倉鎮頗爲稱首直以權

院自趙德鈞剏始以來歷遼室迨及本朝二百年間綿綿不絕每歲所出利源源不竭以補國用故也主上中興撥亂反正思補正隆殘弊每以調度寃懷以權鹽課利浩大其司鹽者嘗以散官雖秩至幾於三品咸以流外當之迺命有司改權鹽院署置使司陞爲五品設副使之官儻從俸秩視諸刺郡以重其事於時居人市易井肆連絡闐闐雜沓翁伯濁質張李之家皆以世業底富加之河渠運漕通於海嶠篙師舟子

鼓楫揚帆懋遷有無泛歷海岱青兗之間雖數
百千里之遠徼便風亦不浹旬日而可至其捫
瑇瑁嘴螭之徒若豫且網龜交甫解佩者比至
有不耕獲不菑畲者其稻梁黍稷鰾魚鰕鮓不
可勝食也而河渠左界灤水右纏潞曲薊北名
山無不委曲而貫通之雖斧斤不入山林而材
木亦不可勝用也其富商大賈貨置叢繁旣遷
旣引隱隱展展鱗萃鳥集鬻者兼贏求者不匱
大率資魚鹽之利其人烟風物富庶與夫衣食

之原其易如此而勢均州郡雖古名縣不是過也人情揆之不列縣治殆爲失稱大定十有一載辛卯冬至郊天後鑿輿東巡幸於是邦歷覽之餘顧謂侍臣此新倉鎮人烟繁庶可改爲縣第志之明年有司承命析香河東偏鄉閭萬五千家爲縣以權鹽歲入國用方之天下及至十一謂鹽乃國之寶取如坻如京之義命之曰寶坻列爲上縣著於版籍是歲春季天官爲除令丞簿以典其事於時坊廓民居千有餘家自餘

村間著爲四鄉東曰海濱南曰廣川西曰望都
北曰渠陽其坊正里正胥史應兼從人數列同
上縣粵有縣令振威將軍王禔來尹是邑縣丞
忠武校尉李愿主簿儒林郎李拱昌縣尉昭信
校尉孫告中叅豫連判以備其職先是新倉鎮
榷鹽處其西其東則水濟務有永鹽之號亦別
更爲使司與榷鹽對峙而角遂規規然犬牙爲
強弱每歲地官第其課績增損以殊殿最朝廷
病其乖戾不一因校讐利害得以永鹽所入處

之故迨三年癸巳遂省併永鹽於權爲一司歲
入課利通計一百三十餘貫仍署爲寶坻鹽使
司於時縣治尙百凡草創未有公廨縣僚乃相
地之宜於渠水之南大覺招提之西卜爲縣廨
招提之東縣丞主簿公署次之又於縣北郭郭
之外卜尉廳焉其所經費仍具辭牒聞於地官
皆請給之方營建間吏民鼓舞莫不子來人百
其勤賈有餘力而樂爲之用不一二年間令丞
簿公廨皆以卽叙其廳舍廊廡高弘壯麗具有

可觀自餘畿內諸解無出其右者時里中豪右
嘗欲礮石以刻其事迭來懇求爲文於予至於
義不可辭非欲文其事以紀其實焉

重修孔子廟記

元雷州路經歷

鄭 惠

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所以綱常立而彝倫叙仁
義興而風俗淳此萬世不易之道也微夫子則
往聖之道無以明後世之學無以法萬物豈能
昌天地豈能位乎而備王者之服享天地之祀
宜矣暨我朝世祖有國以來興崇學校作養人

才路府州縣莫不有廟建學立師奉俎豆掌教
訓罔不嚴恪猗歟盛哉京師之東僅二百里有
寶坻縣漢爲泉州金改新倉鎮後置瀛州尋更
曰寶坻國朝因之縣良方一里許有孔子廟歲
久圯壞至正十年秋黑廝彥明由懷慶錄事判
官來監是邑蒞政之初首謁夫子廟周眎殿宇
慨然欲新之具材計功禮義之家同爲興築以
教諭毛柔克董其事縣尹曹居仁主簿耿德昭
郭伯顏不花縣尉課不花典史張希恭相繼而

至同寅和協共成其事各捐已俸五百緡以庸
工作重修大成殿講堂齋舍剏建東西兩廡十
六楹樹以神門亟以修垣經始於至正十一年
夏四月落成於十二年秋七月雄邃偉麗金碧
輝映觀者咸謂前所未有於是吏民悉遣其子
弟入學絃誦琅然揖遜進退文風大振請爲之
記故紀其事而繫之辭曰

凡厥生民情欲交蔽不約於中天理斯昧匪教
弗迪匪學弗成孔聖之道日月昭明寶坻有廟

遇茲建邑百廢俱興同寅協力門廡剏建殿宇
重修神像巍巍綉珮垂旒於廟之北翼翼講室
以邃以弘生徒秩秩秩秩生徒心乎聖謨欣逢
聖世柄世文儒章甫玄端爰懷經術修齊治平
當以自立致君堯舜澤流八荒億萬斯年國運
同昌

射圃亭記

明邑令
何文信

皇明受命稽古定制以天下郡縣學校設射圃
倣周禮六藝之教也洪武七年冬文信承乏寶

峴因謁學宮雖絃誦有聲而射圃有缺乃與邑丞程彥名氏謀於訓導滕維白信卽學宮之右闢地爲圃以耆宿王思恭于源董其役畧基址議遠邇地纔三十步不可以射源與邑人王原王守道各捐地而增廣之內構亭三間周繚以垣縱七十五步橫一十四步經始于去年十二月乙卯落成於今年二月壬辰乃率僚屬集訓導耆宿於亭召諸生而告之曰學校之政必先於教養教養之法必先於德藝藝有六射所以

觀德也古者男子之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諸
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是古者
自生以射爲禮成童以射爲教成材以射爲貢
豈弟子之可忽耶三代而下後漢行之於永平
晉行於咸康唐行於武德貞觀開元自是射禮
不復行矣天朝混一四海臨制萬方以數百年
之曠典舉而行之學校以射而育才科舉以射
而取士殆將凌轢漢唐而復三代之規是以設
射圃也進退周旋必中於禮直已正志然後能

寶坻縣志 卷二十八
中故曰射以觀德異日貢於天子之庭爲國家
有用之材無負於設圃習射之意云

新開運河記

節本

明大學士

李

賢 鄧人

洪惟我朝奠安海宇康濟蒼生而防邊一事尤
加周密其東北一帶控弦之士無慮十數萬人
而糧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以大河諸衛
歲運三百六十餘艘直抵薊州爲倉而貯之以
便支用往時由直沽循海道備歷艱險不爲疎
虞蓋近海多風船至海濱不敢遽行必淹及旬

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過或至中流
忽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覆溺之患歲損船不
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爲憂
天順改元一新政令天下臣民莫不忻怵鼓舞
興起事功而巡守薊州諸君深慮此患詢及父
老熟於地理者云海濱有二沽一名水套一名
新開沽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
以避海難於是具陳其事上命鎮守總兵都督
僉事宗勝董其事勝尋嬰恙復命右叅將都指

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主
事李尚共蒞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迺同心協
謀相度高下起薊州諸衛寶坻等處軍夫萬人
撫恤獎勵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效力
於是歲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
異以爲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者
遂建天妃宮於新河之左僉謂斯舉便國家之
漕運通商旅之貨殖公私之利實非小補迺立
石於旁走書京師乞予言以紀其事予嘗考唐

神龍中於漁陽開平遠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
當時便之於今不泯諸君是舉端有合於前人
之所見矣安得而不書獨是興利難保利尤難
後之君子苟慕義者視此刻文庶幾興起繼修
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是又廣推立碑之餘意
以爲來者勸云

新建拱都城圖記

明邑令

莊

禪

武進人

城高二丈六尺周一千二十八丈又厚與高等
池濶倍之四城各立一門高丈五以磚圈之門

厚五寸以鐵裹之東海濱南廣川西望都北渠
陽蓋因四鄉而命名也四門各覆以樓上三楹
下倍其二高三丈廣加其半東觀瀾南迎薰西
拱恩北威遠蓋因四門而取義也水關二棗木
爲樁六十餘根磚石爲圈高廣各丈五入深七
尺設柵啟閉北曰開源南曰節流減水洞以鐵
爲櫺磚石爲圈容三丈許深七尺角樓四上一
楹下三楹高廣如門樓之制東北爲挹青東南
爲環碧西南爲慶豐西北爲樂治弔橋四上架

木下壘石深廣如水關之制名與門同舖舍四面共一十二所是役也凡用夫役一萬三千餘名工匠四百餘名磚五百餘萬石脚三千餘丈石灰三萬餘石木植三千餘根瓦七萬餘片生熟鐵一萬餘觔釘一千五百餘觔勸義民納冠帶銀一千零五十兩支領工匠食米三百一十一石五斗一升餘悉措置豫備於是度地分工民樂趨事所以八日而土城立十三日而磚城完矣

寶坻新城記

明吏部侍郎

王

鏊

吳縣人

維寶坻作固京畿控邊衝縣故有城歲久而
惡殘雉就侈盜賊無禁弘治戊午武進莊侯禕
以進士來知是邑薙奸植良威德並流間行故
壘喟曰殆非所以戒不虞示偉觀也於是始謀
重作之會整飭兵備巡撫順天等處副都御史
洪公方有事於潮河川議乃克合且命勸民納
粟冠帶得財若干旣而巨室之寓是邑者咸願
輸其財侯乃相方視址程材藏工僚佐則分地

受功採石於山陶甃於野法嚴令一衆手競勸
經始於弘治庚申之四月迄辛酉夏孟而城立
矣何其速也城之周可七里池繞之而貫乎其
中爲門四東曰海濱南曰廣川西曰望都北曰
渠陽門之上爲樓四隅爲角樓作石堰於水者
二以節流作浮梁於河者四以利涉城高而堅
池廣而深闔闢以時宵柝無警居者樂保其家
行者樂出其途於是邑之老稚欣欣相告謂吾
邑無所於障卧不貼席者凡幾世今一旦睹其

成而不預其勞功在吾人其何可忘於是相率
來京請予文其事於碑予謂城之設以備患也
然患而備不若無患而備之愈無患而備又不
若無患可備之愈也先王之世民相安於仁義
禮樂之中而不識兵戈戰鬪之事則何患之備
乎然無患矣不以無患焉而遂莫之備也故城
謝城朔方詠於詩城邢城楚丘書於春秋則城
之作其可少乎莊侯可謂能用其民矣是役也
洪公實主之巨室則英國張公慶雲周公僚佐

則縣丞范智主簿趙聰任紹宗典史賈鑑云

新修寶坻城記

明左中允

吳

儼

宜興人

寶坻在漢屬泉州在五代爲鹽倉金大定間始立爲縣至我朝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遂爲畿內之地縣故城其興廢多不可考自入版圖百餘年四境又安守土者不思重門擊柝之戒不復修築今則漸復於隍遺趾之存者無幾矣武進莊君誠之以丙辰進士出宰是邑顧瞻咨嗟卽欲有所爲而猶恐民以爲厲已未暇也旣二

年政成民和乃以白於巡撫都憲洪公公曰是
在畿內且去邊不遠保障之計視他邑誠有不
可緩者顧惟財用將安出乎爾其毋病小民毋
耗公帑惟其富且義者圖之誠之承命惟謹乃
募民出粟受冠帶民皆歡然聽命而貴戚大族
寓於邑者亦皆爲之助焉於是經始於弘治庚
申三月甫期而工畢城高二丈有六尺厚視其
高廣四尺長一千二十八丈城外有池池深二
丈廣倍之而加其一焉四面各有門門覆以樓

東之門曰海濱其樓曰觀瀾西之門曰望都其樓曰拱恩南之門曰廣川其樓曰迎薰北之門曰渠陽其樓曰威遠門言其所向而樓則因其門也又爲水關二北曰開源南曰節流北志其所入而南則志其所出也又爲角樓四左之前曰環碧後曰挹青右之前曰慶豐後曰樂治左指其所瞰而右則期其所成也合而名之曰拱都城蓋取其密邇皇都也天下之城孰不拱乎皇都者而是邑乃擅其名猶之水也朝宗於海

天下所同也而禹貢獨曰江漢朝宗於海豈江漢之水獨異於天下之水哉是故可以覘都憲公與君之所存矣夫天下之事凡人之有猷有爲者亦皆足以任之顧其心私爾不公則視所臨蒞往往若傳舍然如此城者未始不堅向使一石泐從而易之一雉崩從而築之雖至今存可也誠之舉百年之廢墜於暮月之間而又戾不及民雖其才有過人者而爲國之公亦惡可誣乎然微都憲公能用誠之則誠之雖欲自用

以成斯役亦不可得矣書曰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公實有焉誠之同寅縣丞范智主簿趙聰任紹宗典史賈鏡既克協贊以成其功復偕儒學教諭齊濟周訓導錢冕以書來請記於是乎書

重修孔子廟記

明左贊善

費

宏

鉛山人

寶坻之廟與學不葺也久矣梁桷朽腐籓拔級夷黝堊彤髹漫漶彫剝而又重門未備過者弗肅齋庖未潔祭者弗虔退息無所教者弗厲惟

是邑密邇京師夙被聲教瀕海衍沃旣庶旣富
遭令之賢而有志於學則士喜而奮民樂而趨
事可旬月而集也然棄儒從吏孰念其源右政
左教孰敦其本故雖飲於斯射於斯考業勸德
且懲於斯釋菜若奠於斯而皆佯盲蓄赧苟且
從事卒以其弊壞遺之後人磁人武侯尙信蓋
賢者也以弘治丙辰來爲令方視學謁廟之初
卽仰而歎曰廟以祀吾師孔子學以養吾師孔
子之徒也微吾師之六經則三綱奚以正九法

奚以叙微吾師之徒抱遺經而誦且習之則正者從而傾叙者從而斲矣教道之所關若是使吾於是而無志焉吾則誰師吾則誰之徒耶越明年政漸有緒乃奮曰吾可以有爲矣以春二月丙申經始之有謂侯春秋之法凡土工不時則譏譏妨農也侯曰吾知之然有說焉禮不曰建國居民必先教學乎侯於是庀工聚材並手偕作之幾百日焉五月辛酉而功告訖內飾精麗外隅完密凡今之新者舉加於故故所無者

乃今有之其勞且費亦大矣樂其成者入而問
之侯侯曰非吾之能吾民好義者有助焉出而
問之民民曰吾侯爲之而吾弗知也卽學而質
之士士曰民之言然然侯之舉是爲吾士也士
則不可以不知使侯有舉而無述與詩之佯盲
蓄報俱就於湮沒而誰其思之因知石磐石謀
於學之教諭齊君濟周訓導歐陽君昂呂君昂
來求予記予謂侯以儒就吏遠於不且勇有
爲庶幾知禮之經春秋之權者遂不辭而爲之

書

新建四門月城碑記

明邑教諭

吳

彰

廣東人

國家所以艱於興作者二其一裕蠱其二履錯
蓋人情大較憚慮始便樂成而當事者務姑息
以市人心卽睂睫利害朝不保夕猶然逡巡卻
步幸須臾無及其身此裕蠱之弊也或有喜事
厲精者期成功於旦暮則一切爲督責之術而
阡民糜財曾不少厯諸慮此又履錯之弊也寶
坻拱神京爲左輔重地舊有城垣雖足備守禦

然四門無重圍未雨而思桑土則月城之建可
目之爲緩圖乎前令丁公嘗有此意而憚於費
萬公則有此議而迫於時皆未及舉行竟成闕
典及我管公嗣之志專保障一日周視城墉卽
瞿然思慨然任毅然舉而行之經始於十一年
之五月而告成於十三年之十月門郭塢壁雉
堞關扁翼翼巍巍屹然雄峙城若增而高池若
濬而深神京若鞏而固也猗與盛哉夫月城有
四磚灰木植計費共九百一十餘兩人夫一萬

五十名僅僅一小役耳顧經數載而始就者何以說也蓋需費取諸帑藏羨餘倘經之無制而覈之弗精則傷財矣人夫派於地畝倘使不以時則勞民矣惟是辦材給值循循有序而又精於稽覈毋令冒破年樹一門務擇三時之暇而役斯興焉以故帑不稱費民不稱勞晏然而臻厥功也非裕蠶非履錯之效可鏡也夫余有事南行僚友司訓劉廷桂偕庠生高謙吉等挹余曰容保教思治化相須吾儕優游庠序得暇治

禮義者皆管公保障之賜也子寧無一言以志
不朽乎余荷管公幘幪有日遂不容辭敢僭一
言勒之貞珉以詔後人若管公之平政省刑恤
災興利種種善政卽更僕亦難終他日亢績騰
聲樹勲宣化行爲天子干城四方屏翰太史周
將執筆以俟矣余何庸贅丁公名應詔號靖宇
長興人萬公名世德號邱澤偏頭所人俱辛未
進士管公名應鳳號嶰谷餘姚人丁丑進士當
時協理贊襄則有縣丞黃維中主簿楊應張典

史何懋徐州課程督王則有省祭劉漸茂暹孫
日章駱秉忠邳守忠高選張應奎與有勞焉例
得並書於末

按文後有僚友司訓劉廷桂及容保教思治化
相須等語知此文乃其時教諭作也舊志闕名
今特補之

三岔口河隄記

明邑署令張兆元烏程人

畿南邑稱迫河海者無如寶坻故瀉鹵涔淖農
桑利不溥又時中水患每溢溢民其魚乎而他
可知也余不佞被命以盧龍郡丞來治則日夕

討利害而劑療之私計興利不若除害古有成
言乃邑患獨水耳遂畧地察原隰狀蓋觀於三
岔口河之塞而知前令善除害也維時父老攀
軾颺言曰岔口嘗有河用洩水作歸墟焉惟是
岔口實通薊河薊水橫逆入岔口邑市且舟遂
以無歲天不終棄我民徼惠丁公首捍菑礎石
民有攸賴丁公去薊人復不道且謀開礎石將
壑我袁公繼至悉患害具白監司高公親詣岔
口力主不可謀始寢袁公隨立祠岔口上血食

丁公塞薊覬心袁公去薊人又蠢蠢然動矣明
公圖永利之余敬諾因爲太息匪向二公力阻
安得有今斯血食不獨丁已而薊人已投牒中
執法視儲政者中執法曰郡丞爾來前薊卽寶
也爾無以岔口河重難薊嗟乎余誠難薊乎哉
邑有河以紓水患也勿克自紓又重延薊水自
貽患矣薊后嫁禍此如治此者何捍患仁也恤
鄰亦仁也恤不必然之鄰而不捍所必然之患
於仁奚居遂移書白薊守復上書中執法而開

岔口之議爲永罷矣余因是有慨焉當丁公負
薪下楫時拂羣心排衆議一意嘉惠安知去之
日薊且乘間也者卽袁公堅踵勞躅庀祠血食
報丁公所自始其肫赤何嘗不望後之人繼之
幸余兢兢三尺不遺錙黍於是二公爲有成績
假令薊人果得逞志岔口余寧抗當事指不敢
貽民患以爲二公差余今獲免於戾而後邑之
百利可漸興已二三父老志之因鳩工肖袁像
儼然丁右一如袁祠丁云是役也勢岌岌議呶

叟凡三廢三舉而暨余攝令事則令亦三焉三
令又皆淞人雉城丁應詔嘉禾袁黃荅溪張兆
元先後相待若有定數焉貢生王三錫庠生王
三顧世居岔口灼知害始持議甚力例得併書
增新儒學路橋記

明禮部侍郎

謝

丕

寶坻縣學南故有河曰渠水滹泆發自西泐流
入城由學東環繞文明橋西注稍南復流出城
歸於海實風氣攸萃之地弘治間邑令武進莊
君禪欲於河之南闢路建橋疏風氣以兆人才

會被召弗果嘉靖十四年館陶武君德智由鄉
進士令原武至是以薦移下車之初祇謁學宮
徐覩勝概慨然以振作斯文爲己任遂謀諸寅
佐鄉士大夫戶部郎中確菴牛君魯輩咸以亟
成爲幸渠水南致仕芮元介施隙地一畝二分
武君捐俸及諸助義又得民地一畝四分適於
櫺星門前闢路曰雲路橋曰升僊橋復建坊三
以木修屏一以甃觀者謂規模宏麗風氣宣越
人才之盛端兆是矣縣學生李繼綱張道呂楷

芮景輩持確菴所著狀請記予曰甚哉武君之
知務也今夫吏於土者簿書期會日疊疊焉邀
譽免戾斯已矣其視黌校漠然若不相關者武
君修職兢業知教化爲先務銳加之意可不謂
賢乎寶坻故燕地昔人謂多感慨悲歌之士入
我朝爲畿輔縣首被聖育始彬彬乎多文學矣
茲當改觀之餘諸生其尙等文學而進之以求
無負於武君振作之盛心耶由斯路則思以正
直爲準登斯橋則思以利濟爲功他日効力於

時躡亨衢據要津出其素蘊推而行之無一事
不歸諸道無一物不被其澤武君是舉豈不重
有光哉志稱寶坻以物產可充國用其多如坻
蓋美名也夫賢才之足寶視物奚啻萬倍勝概
既新靈秘聿發將見賢才之產川湧林立以爲
國楨則寶坻之名不在物而在人矣

重修廟學記

節本

明王淑

寶坻舊有儒學廟祀孔子在縣治東北元至正
間邑人劉深朱斌普顏改古樞鹽院創建之入

明二百年來修葺雖代有人而歷歲彌久敝陋
滋甚惟劉侯釋褐來宰是邑首謁廟顧瞻永歎
遂議新之時方承敝政後朝夕問民疾苦以與
民更始暇則進諸生敬教勸學民趨之如水就
下聞有茲議罔不予來已而侯奉公委於外歲
且沍寒不果爲明歲春復有修城之役越夏四
月乃克經始侯捐俸度材庀役左規右畫畢竭
心計至秋七月告成維正殿巍然維兩廡翼然
維戟門維櫺星門森然祠先啓聖暨於名宦鄉

賢敬一有亭明倫有堂暨於東西之齋學官之舍若庫若厨若垣墻若坊若橋罔不以次修舉邑父老子弟咸欣欣色喜頌侯之功會武清盜起中丞劉公御史房公共疏請移侯往治之邑人惶惶空城走闕下乞留大學士行冢宰事高公曰寶坻獨非民乎宜從民便以觀厥成侯乃得無行云於是諸文學令諸生劉冕芮質成來徵予言以紀其事予維爲政貴識大體急先務若侯之於學校是也而邑人感之深頌之至遂

能攀留於改移之際豈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者歟孔子之道載在六經垂諸萬世人皆可
與有爲其作新之責在有司而感發興起舍舊
圖新則唯諸士子之自處藏修遊息於斯豈徒
取於繪畫之美已哉誠能日新其德無悖於孔
子之教庶乎修身見於世如詩所謂藹藹吉士
媚於天子者斯侯汲汲於學校之心也諸士子
其尙思之侯名不息戊辰進士山東滋陽縣人

工部地修隄記

節本

大學士

杜立德

見前

余邑東南濱海有工部地者上供蓆葦歲取於
茲地最窪羣水滙焉向設隄以障之綿亘數十
里糾衆力歲有修邑侯藏厥事列堰如甃備旱
潦可恃無大祲自癸巳水汎歲比不登余嘗謂
鄉人曰設隄所以衛田有隄不修與不種同隄
修不善與無田同之地也室家寄於斯一切取
給爲終歲計乃數年來東作方興荷鋤望洋卽
間有播種溽暑汎發漭瀆爲墟年復一年人宜
競奮必成此而後別營鄉之人曰唯唯無何甫

議鳩工捐資默默殷實者謾以時數是聽緩急
弗前鄉曲孱瘠縱有二三人士具精衛填海苦
心究竟於邑自廢卽賢令宰起而問之曰因循
如是將衆志之弗齊耶抑逐工按畝或半有匿
情未均者耶予任幾何此爾鄉切身事也鄉之
人亦莫不曰唯唯而已喜事有人輸公莫力終
以道傍舍視之爲之奈何先大人在日目擊橫
溢况曾示余曰邑無長物工部地窪而腴數百
家恃茲一綫予有懷焉爾他日其終葺乎知爾

力勿若然關情實切等於隔膜弗忍也此余倦
倦在心者今春簿書煩劇忽夜夢先大人華裾
愉顏以扇指阡畝間河流灣曲宛然覺則以爲
雨露方濡縈思殷薦也未浹旬而鄉之人至者
具言河壩所狀恍與夢中老父所眎相髣髴
然憶之因勉輸麥糧數百斛銀幾三百兩再鼓
親友嚮義者協力以助維時邑侯蕭公諱蕙三
尹萬公士奇咸鳩庀是力可保數年無潰嗟嗟
天下事何嘗不以人力是先况桑梓之地之最

切者乎吾鄉人自今倘思患預防無俾潰決則
自濟濟人豈有旣哉余又不敢不深望之曰唯
唯是爲記

義學記

邑令路坦日前

古昔治平修養之後欲敷文德而善風俗者莫
不由學第今之爲學與古之爲學不同古有大
學焉上自天子之元子公卿大夫之適子莫不
入學與士齒其所學者天德王道格致誠正修
齊治平之要有小學焉亦教之以洒掃應對進

退之節孝弟謹信愛衆親仁之行以爲大學之
根柢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學之大
小不同其敷教則一也今天下皆有學矣然率
家自爲學上者從事制舉科文藝以登秀茂取
科第下者汨沒於市井傭販中童蒙咕嗶僅以
記書契姓名而已古之所學者孰過而問焉學
宮之齋舍生徒尙不及治遑恤其他則言學於
今日難矣言義學於今日倍難矣不佞承乏茲
土民社之責惟恐不勝初下輿見生民之凋瘵

未復也田疇之汙萊未治也地廣人蕃而務學者尙寡也夫寶邑地近畿輔故人文禮義之

鄉雅稱多名公卿然值土滿民貧之後養給未優惟世族舊家文翰繼蹟方不廢學欲其家絃誦而戶詩書也不綦難乎不佞且戚戚憂之時欲興鄉塾以育俊秀會學憲牒下檄縣立義學實契私心竊虞力有未逮乃捐俸先之集闔邑紳士公議無不樂捐者趙君興治所捐獨多且出田百畝爲延師費議工之始於紳衿中擇請

方君宗璉劉君祚永爲之督竣度費鳩工不兩月而告成焉堂室庭廡以墍以塗有師有儒髦士愉愉小子瞿瞿亦足爲育材發軔之區也哉然不佞更重有望矣藐茲一邑方諸古先特褻庠小學之末耳豈足以闢蓁蕪夫惟自天降福穰穰廡廡困者以蘇急者以紓比屋皆富方穀可圖將由一學而及於衆學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學道明備俗美風淳戶範陶甄而可易量其彬彬也耶顧此非旦暮事也愚於此爲所得爲

後之人誠能增修不廢而循循繼其後焉以無
負此日創始之勞屬望之意是又不佞之志也
夫亦邑紳士捐資助修之志也夫

重修學宮土神祠記

邑訓導

賈念祖

故城人

文廟大成殿後明倫堂前之西偏有土神祠每
歲春秋丁祭例得分享遇朔望亦詣禮焉夫土
神在在有之而茲祠獨附學宮則尤以學重神
所憑依敢不敬歎予以乾隆甲子九月之官致
祭於祠過之則已墟矣詢諸齋長知爲風雨頽

敗者已歷四年念神有司學之職而子爲典學之官祀神不虔亦子責也今年因敬捐資俸葺而新之益瓦石增木植匪華美之是求而期於完固庶幾哉得所憑依而學制亦愈以肅乎嗟嗟今學中之所闕亦多矣土神祠特其一耳予來未期年又卒卒將去未獲與同城諸紳士次第而興舉之此則予所倦倦而不釋者夫爰繫之以辭辭曰

煌煌學宮訶護是司由門及序自堂徂基藝林

式闢神實相之上丁釋奠分享有儀聿虔厥祀
聿新厥祠曾是廟制而敢不釐次第修舉尚其
眎茲

疏濬城河碑記

邑令 洪肇楫 欽縣人

寶坻爲京東邑漢曰泉州金大定間始易今名
爾雅云小汜爲坻義取諸水意者其水鄉歟稽
之縣志曰海曰河曰淀曰溝曰潭而沽至七十
有二日月遷除高深易位按圖考蹟今昔不同
惟渠水一道由香河縣東注經流城池開源節

流二水關緣以出入紆迴曲折中建橋梁六座
文風攸賴故址依然余承乏茲邑仰體

聖天子休養生息之意寬民力惜民財凡百措施以
簡以儉然興廢舉墜守土責也周禮遂人經理
田野而除道成梁卽寓於其中漢代循吏每以
穿渠開瀆佚道使民則寶坻今日之務未有如
疏濬城河之急者夫河之在地中如人身之有
脉絡百節貫通則營衛充而肢體暢一節阻格
則形骸具而痿躄生迺者淤遏壅塞水道不通

玩忽因循匪朝伊夕下車以來殷然念之合力
僉謀導流無礙而所謂六橋者曰武曲曰文明
曰階升曰雲津曰通津俱次第修舉朗若列眉
其一則文獻無徵嘉名莫溯余因泮水之所出
衣冠芹藻沾濡聖澤顏曰漱潤庶幾流芳六藝
有車服禮器之思乎自茲以往歲時蜡臘燕醮
嬉游俯雉堞之清漣玩橋頭之明月熙熙攘攘
騎竹扶鳩余雖執掌簿書亦得於春秋佳日與
父老子弟迴翔容與於雙虹煙靄閒仰矚神臯

寶地集
卷之六
三
咏歌

帝力發其天良導之雍睦尊君親上之念油然而生
且將以息事寧人佐太平之盛也是烏可以無
記至於捐金庀材鳩工董役邦之人與有勞焉
則另饒諸石以俟後之君子有攷云 以上
城池學宮縣署記

廣濟寺佛殿記

遼司徒
宋璋

夫聞弘高威德運大神通金剛座中果結菩提
之樹靈鷲山上經宣菡萏之花顯中印以爲師

應東方之現相者我世尊之啓供聖也是以明
帝夢從於漢室佛寶初光樊公取至於唐時法
輪漸轉故自三千界神化之後五百年象教以
來通覺路於羣方闢空門於歷代引寬定水舒
廣慈雲粵有僧弘性演武井邑生身發蒙通遠
文殊閣院落髮離俗歸真幼尙忍草流芳長惟
戒珠護淨竭總持之力振拔沉淪弘方便之機
贊禪調御屬以新倉重鎮舊邑多人悉謂嚮風
咸云渴德載勤三請深契四弘此則振錫爰來

寧辭越里彼則布金有待永奉開基因適願以
經營遂立誠而興建矧於此也南披拂鏡水秘
寶瑩珠北負畫屏山潛珉輝玉鳳城西控日迎
碣館之賓翬海東隣時揖靈槎之客而復枕摧
酤之劇務面交易之通衢雲屯四境之行商霧
集百城之常貨嗷嗷冒雨擾擾蒙塵是宜近彼
人稠增完永固所貴多依佛住弘濟無疆然得
富庶傾心盈襟溢袖奉財施之如林賓寮率已
繼軌連鑣賚俸給之若市得非不畏人畏念茲

在茲材呈而風舉雲搖匠斲而雷奔電擊乃以
鑿甘井樹華亭濟往來之疲羸也建法堂延講
座度遠近之苦惱也或飾鑄容圖像恭敬者利
益而不窮也或開精舍香厨依正者擔荷而無
闕也至於有一日必葺無四體不勤以勵乃至
精堅乎密行而降其業者也噫累功歲久報力
時虧念光陰之不停嗟羸老之將至宜退知爲
之事好修課誦之因乃謂門人道廣曰吾以撥
土匡時踏荒成辦然稍增於締構奈罔備於規

模營西位之浴堂已憑他化剏中央之秘殿未
遇當仁今汝空祠衆中懸識高上雖勤修慧炬
諒堪稱舉而播植福田得未周圓度人宜體於
三輪證果俾昇於二梵詎勞謙於後進當善繼
於前修廣法師諦聽斯言恭承彼事應當根之
善立匪石之心行不逸遊舉步而惟思師訓談
無戲論出言而卽報佛恩曾啓處以何安念克
終而無怠復慮防於傳法議須假於兼人幸會
頭陀僧義弘雅好遊方巡禮將周於四國同詣

化道致齋頻會於萬僧見善則遷與物無競因
率惟那瑯琊王文襲等數十人異口同音而請
信心不逆而來共結良緣將崇勝概繇是勞筋
苦節有廣土人之率羣材貫骨穿肌有弘長老
之集多衆纍水浮陸行之跡專家至戶到之心
或採異於曹吳或訪奇於般爾度功量費價何
啻於萬緡糾邑隨緣數須滿於千室鄉曲斯聽
人誰不從獨有檀那潛徵翠琰所欲令聞不朽
咸可紀於石銘惟希淨辦旣堅共勿輕於金諾

此所謂千人之邑耶悉願時資潤屋日廣精藍
愈固虔誠卽趨良會故始歲則可以霜揮斤斧
烟迸鈎繩欒棋疊施焚燎複結能推剗厠五間
之藻棟虹梁巧極彫鏤八架之文楹繡桶巍巍
乎非衆心迴向孰規輪奐之有如此者及再期
則可以鱗比鴛瓦雲矗花磚粉布巧塤霞舒丹
獲奇標造立三門之滿月眸容妙盡鋪題四壁
之芳蓮瑞相郁郁乎非衆心合應孰奉莊嚴之
有如此者次於南則殊興峻宇正闢通門度高

低掩映之差示出入誠嚴之限屹然左右對護
法之金神肅爾縱橫局安禪之寶地然謂瞻思
罕狀報應難名蓋非一行所致是期三年有成
窗軒疏不夜之明周阿流耀壇座簇長春之色
內奧含英至哉其基構備也既如彼其功德圓
也又若此爰處一方乾位以爲千古日宮不惟
資閭里之安康抑亦占郊畿之宏壯確乎不拔
上侔化出於摩尼粲然可觀下擬葺成於那爛
能事云畢素願酬終可以開示衆迷可以滅除

多罪莫不惟道是仗求福不回有奉香花有賣
繪蓋具八關而敬禮漸悟超凡崇六事以恭叅
潛期入聖或農商侶至覩之者生善而歸或漁
獵人來瞻之者斷惡而去旣而香界初就道場
永開律儀修而白玉無瑕戒行止而青松有操
閻浮業廣咸歸精進之門兜率觀成悉有開生
之路適謀論撰可叙因緣庶紀錄以具存用刊
修而克永捧柔翰而爰狀其事趨敝居而屢記
其詞然璋罷典泥書早踈硯席連鍾風樹久不

文言念於監督之間最是歸依之所旣難推讓
惟謝精研但資立意爲宗聊以直書其事而銘
曰佛興中印教遂東流空門開奧慧炬燭幽粵
有真性夙著徽猷布金因請振錫爰投慈悲恤
苦化度思柔招提獨力基構數秋羸老將至勝
概難周門徒下命軌躅前修兼人幸會合志勤
求十室爲邑百種何憂精藍同奉潤屋咸抽環
材呈巧寶殿延休閣浮利濟覩可優游此有歸
伏餘無比儔

大覺寺記

舊志不載見日下
舊聞殆節錄也

金鄉魁

張

瓚

河中
人

下管院在新倉水南始遼重熙間老僧常住建
彌陀佛舍後跌坐而化火之不衰夏臘七十餘
其徒二人以師像立於佛側已而髮再生盈月
則削爲女子所汙而止二僧傳其法度沙門五
人志普志言志名志遠志月自是佛宮日廣建
毘盧殿尋更爲十方院遼之天慶六年也其後
又建彌陀殿與兩廡及藏經之所又冶鐘旣成
將建樓而寺僧行超遇疾以貞元初年十二月

逝僧善昶主寺建窳堵以葬其師又建內經一
藏漆函金飾工制瑰瑋刻毘盧壇覆以毳幙珠
纓寶幟文采燦然又建東堂及鐘樓開園鑿井
甃垣一周於是僧徒伐貞石屬西來客張瓚書
其事瓚爲孔氏學若浮屠非宿所嗜見昶師不
亡祖功有足嘉者於是乎書

修城隍廟記

明苑時葵 見前

縣治設自金大定城隍廟并肇創焉廟負乾面
坤遠市廛幽窅靜無譁靈跡往往赫著第歲久

風雨薄蝕垣楹圯摧丹雘剝落更以扉一啓中
外轟視觀瞻若弗肅落落數陰卒翊衛若弗備
邑侯李公承上命誕保此馮翊衆常建奎閣以
修文除戎器以振武每朔望登廟薦膋徘徊周
顧興嗟若曰惟神佑民惟祠棲神乃茲蕪頽不
治卽神無望於予予無黷於神如入境觀禮何
惟時詘舉羸重以貽神慮與以佚道使毋寧以
義倡乃首捐俸庀材鳩工於時遠邇人士響應
樂輸閱五月凡殿寢廡宇煥以金碧塗以丹堊

更砌屏複道戟門以內塑善惡二司外塑里城
神三十位諸鬼使環列獐猙矯目見者竦惶秩
秩乎翼翼乎頰光燦絢矣諸父老謂予當記其
事予謂諸父老意甚良然亦知神功乎今宇內
貝闕桂闕明神靈祇寧以億萬計第功普則不
專階崇則難達惟城隍者天所命以司庇一方
凡癘疫水旱兵火惟其申達呵護匹夫匹婦有
不獲自盡則具楮拊膺蒲伏控訴被訴者亦惴
惴恐報及卽如令受天子命南面臨蒞凡錢穀

徭役獄訟閭閻屑細無不關心者是功德可無
報耶第德在邑則報在邑之人乃君侯始終指
据毋亦以神司幽令司明令軫民瘼誠無惜於
心力神冥冥中實相與以有成令憫元元不敢
有其惠更以邀惠於神將邀之故妥之則廟貌
修乎諸父老蹶然曰有是哉吾儕知神之功寧
知侯之事神所以爲民也請以言勒石公諱景
登號瀛洲遼東廣寧人壬辰進士昔治猗有聲
今任寶坻云

重修元帝廟記

明 芮元采 邑人

按帝乃太極真精化身自三皇以下隨世降爲
真人開皇初誕聖胎於淨樂國母之左脇及長
修聖道於太和山紫霄虛寂之崑凡四十九年
而得上道黃帝甲子九月九日飛昇金闕殷紂
失道憾六魔引諸祟流毒天下上賜帝披髮跣
足金甲玄袍皂纛黑旗統領丁甲下收六魔戰
於洞陰之野魔以坎離二氣化爲蒼龜巨蛇帝
施神力躡於足下幽諸祟於酆都而寰宇肅清

上以帝功齊五十萬劫德並三十三天特賜尊號爲玉虛師相元天上帝領九天採訪使主宰上下神祇糾察神人功過尊天律按月奏呈依格黜陟迄國朝成祖南狩顯神威以助武功遂建金殿於武當山鑄金像以崇祀焉令天下郡縣各建廟祠以報功德之無盡寶坻舊有神宇居東北隅城下卑陋狹隘非所以致虔誠昭祀典也嘉靖甲子邑紳芮慎嗣等具呈邑侯今柱史唐公蒙給牒重修各募力捐貲如薊門制

自卑升高撤舊爲新築基與城堞齊建祠三楹
中聖帝身旁列諸天神將拱侍殿前通以垣墉
崇以階級金碧輝煌制度雄偉空出雲漢之表
邑之士庶每振衣登祀若憑虛御風然闔境景
象一覽目中誠邊疆之雄鎮坻海之奇觀也隆
慶己巳楊邑侯又募夫助修之經今數禩增飾
日新崇禮日盛又於神祠下起葢禪院擇有行
持者使司香火焉因勒石而繫之以辭辭曰神
有顯道威鎮朔方居高聽卑護佑昭彰其祐於

朝廷也神功秘用莫皇圖於永固其祐於邊陲也揚威耀武靖沙漠於窮荒其祐斯民祐斯世慶太平之有象享樂利於無疆人賴尊神之默祐神依廟貌以靈長建廟之功於是爲大惟神陰騭降之百祥

修建文昌閣記

明張奇勛

邑人

嘗聞文運司之者任神啓之者任人世傳張翼星精實文章司命而邑舊未有祠蓋闕典也齊安程公寅司鐸吾邑始毅然建之寶坻屬在馮

翊文教首被國朝列聖興賢科名鼎盛乃自神
廟庚辰以後竟寥寥焉將毋氣運阨塞使然耶
嘉善了凡袁公來守是邦與演性宗精研文理
多士駸駸奮起公尤諳堪輿增修黌序疊築成
山濬池環其中以通文脉辛卯獲雋則劉養冲
邦謨四來王師好善也王尋登辛丑榜時復卜
地於城之巽議築塔備文昌檀宇未幾以內召
去不果會遼瀛洲李公銳意作人月試諸生累
以七義於澤宮之坎剏尊經閣閣左側列文昌

儀主第狹隘湫底靈尙未妥也於是芮昭余質
田實董振其事甲午余師劉紹漪廷元雋比庚
子則纘漪劉師廷魁繼雋奇勛亦忝列焉癸卯
有吳見素可願吳非邑庠然僑居亦久矣丙午
乙酉則薛寧宇之垣王德涵溥相繼捷去及程
公建閣之後辛酉則王馭沆兆辰劉君來泰吉
辰卽四來師長公也甲子得鄧二密光復科第
遂蟬聯不絕云其以歲選蜚聲者指尤不勝屈
先是余與寧宇集社夜歸散步河梁凝睇東望

見星河錯落烟氣參差謂依傍城隈安得傑閣
峻嶒妥帝座於中俾吾儕歲時頂禮成郁郁大
觀耶因東向邏拜十餘年來此志久鬱未克振
舉程公以湖黃名碩暫棲苜蓿甫駐轍見學舍
圯甚愀然久之因首議經始前堂後寢烏奕改
觀而殿廡及明倫堂稍敞卽圖更飾日憤惋文
昌猥處經閣之腋擇學宮偏東築臺幾三丈許
依隍面水建閣五楹兩傍復置小室時邑侯李
公虹西雅有同志而鳩工庀材程公實不憚拮

据協耆德曹志銳昕夕畚鍤邑紳亦從惠來輸
四來王師欣以百金首事閣遂赫然告成焉嗚
呼文明之脉塞極宜開開則勿令復塞今卽閣
建巍峩而門闕複道茶寮客舍尙缺而未備又
幾見新者不必壞而壞者可勿新乎後之君子
第視此閣爲遊樂讌會之區將興廢可一任之
若知爲文陣提衡風氣樞紐則當乘時修葺以
永神庥以壯瞻眺以展擴程公之緒於千萬禩
誰憚而不肯爲此文學芮與三昌齡等徵吾言

以記故不辭蕪陋而稱引其顛末程公諱士升
字公寅湖廣黃岡人余庚子同年友也

重修火神廟記

邑令 洪肇楸 見前

火之德尙已居離宮列五行象文明利日用蓋
本重明之德而麗乎正者也惟德足以福民厥
宜廟祀故神廟遍天下我寶邑創建茲廟以來
遐稽往碣始數椽耳繼乃獲三楹焉遲之又久
而甬道築山門立然惟山門之立最後故昔人
碑以志之繼前而待後也夫以神之德廣矣大

矣廟於邑禮也稱也乃猶必更歷數代而規模始具嗚呼殆亦難哉楹前署篆時瞻拜之餘見山門孤立將墮僅存遺址殘碑委榛莽間摩挲焉得記中所云前無屏蔽輪蹄絡繹芻蕘往來者依然如故也考其時又已九十餘年矣豈建於後者必頽於先歟抑神之意將待其人而重修歟比有志未逮輒太息而去逾年復蒞茲土今且浹歲者二矣因慨然曰異哉此楹事也復何待爰集紳士軍民議修衆胥悅各捐俸資以

從得若干金有奇攄誠司事鳩工庀材時惟夏
五而煥然聿新昭其德也由是山門宏壯墻垣
周遭廟貌輝煌殿楹整飾庶幾神可妥焉以福
吾民爲之弭災而捍患矣夫是又不得不再志
焉以待後之來者

江浙鄉祠記

邑令 洪肇楹 見前

凡羈旅于他邦者恒不忘所自來往往遇故鄉
之人而情頓生不啻親昆弟之聲且歎于其前
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彼聚處者轉日習

寶坻縣志 卷之十八 三
而忘焉耳迨其既散而憶聚處之不可得乃倍
珍之矣豈非孝友睦婣任卹之理固有出乎其
性者哉吾觀于鄉祠之設益信邑有江浙鄉祠
明天啓元年山陰周黷等始創凡三楹崇禎中
諸賢朱家彥鳩同志增構禪堂每歲遇

神佛誕率期會于此祝釐飲福兼祀祖考焉蓋感
越人王君義塚之設慮僑寓無依而冀聯結于
平日意良厚哉迄我

朝邑爲 畿輔近地南中來客者日益多康熙三

十八年江浙人協力思久計孫子祺王弘本周
麟昭募置菴田七十畝給常住時江寧張名世
獨任其半餘則交襄之又十年浙醫士周維遠
捐建配房三楹同人踴躍共修正殿由是山門
屹如周垣繚如棟宇煥如廟貌輝如矣閱今四
十餘年積久不修漸就傾圯予蒞茲土望而詢
之知爲江浙鄉祠之爲之慨然甲子夏苦旱禱
雨於此旋即霑足因議新之江浙人欣然以重
修請予急捐俸爲倡兼改舊制衆僉勸舉期年

竣工屹如繚如煥如輝如者視昔有加焉而予
適有磁州牧之

命因請爲文以記嗟嗟方予蒞事於此邑令也今當
遷則南中人亦吾故鄉也周禮以鄉三物教萬
民司土者固有責焉况吾故鄉之人也歟卽邑
望族如杜如劉如王其先世亦自南中來安在
籍久而遂忽諸今諸君來未遠依依然思萃離
合渙于天涯萍梗之餘將平居情意旣通而有
事則緩急亦可以相倚雖在異鄉猶一室然誠

永承更續于不替又庸知他日子姓之蕃且衍
乎斯者不比隆于杜劉王諸望族也且以僑居
而敦崇鄉誼若此其爲土著更當何如率周禮
鄉先三物之教而不忘詩人恭敬桑梓之思胥
于鄉祠乎廣之矣至其制則奉

關帝居前殿以

本朝所尊崇不敢褻也東供張大明王西塑

金龍四大王以配之神素南中之所依庇也

仍奉

寶坻縣志 卷之二十一 風俗
白
白衣大士像於後殿取諸普濟義以勿失始建者
意蓋鄉祠舊本名白衣菴云 以上寺觀廟

祠記

濟渡記

明邑令

莊

禪

見前

寶坻封疆無高山大川之險然有川有河以爲
之限若潮河經其東三岔緯其北渠水繞西而
絡其南白龍港自薊州而通於天津橋頭由夏
店而合於三岔所稱四水滌迺是也他如海潮
沂於梁城潞河限乎通州或河勢奔騰或河流

湍急對岸千里致奸宄之徒乘時射利無異禦
人民不堪其需索之煩多由旁蹊徒涉而風濤
沒溺之患往往不免噫嘻傷哉爰因公材益以
利募改舶爲舫者一十艘僉民執事者二十輩
復其徭役禁其科取始於弘治辛酉十月迄壬
戌五月告成焉而徒涉之患沒溺之虞庶幾可
追矣

義塚記

明邑令

莊

禕

見前

禮曰掩骼埋胔惡暴露也蓋自藁裡之俗易棺

槨之制與埋葬之禮重矣我朝法古爲治申教
令厚風俗天下所司皆卽城堧以爲死無所歸
之墓地仁之至也夫人之生雖有貴賤親疎之
殊以乾父坤母視之皆同胞耳安忍坐視其死
委溝壑而恣然者哉此義塚所由起也予尹寶
坻四載晝夜靡遑凡切於民情關乎世教者皆
欲勉強行之每念貧民死無墓地父子不能相
救夫婦不能相顧兄弟不能相濟或無棺衣或
至焚燬倫理傷殘風俗薄惡莫茲爲甚噫豈其

本心哉矧穢惡薰蒸足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
之災致疫癘之疾又司牧者所當究心歟公暇
因考古蹟於渠陽門外得舊塚一區計六畝年
久爲奸民圖前令畏其豪俠莫敢誰何弘治庚
申予始復其地仍以邑厲壇東隙地四畝易其
餘東西沿長八十二步南北口濶三十二步總
十畝零庶使死無所歸者於此有歸焉苟無文
以記之則後日之廢將復有如前日者矣故筆
之於志昭示吾民深懲覆轍是爲記

倣古社倉記

明邑令

胡與之

見前

余丁巳夏來令寶坻首過社倉而問焉曰此前
令懷滄劉公所建也公度地得西門之內之街
之北爲倉若干間門堂亭若干間偪浴菜圃咸
具又措處得粟若干石冀以時收歛題曰倣古
社倉余以是知公此舉爲仁政而凡有志於親
民者皆所當務也未幾邑有大水禾黍不登下
民昏墊壯者或散之四方余乃營救荒之政竭
力撫綏延及今春民欲以社倉賑且出陳易新

余爲申請上司時有邊警兵道牌取粟若干石
易鐵若干觔用修武備民曰此民食也余曰武
備修而後民食可保也蓋易諸庠師弟子廩餼
久缺欲借支若干石民曰此民食也余曰先君
子而後野人禮也蓋先諸二端之外悉以散民
每一里里書報戶每富戶爲總領給分衆戶要
在戶戶得糧人人沾惠也民曰春省耕而補不
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此之謂也民約秋收出息
以償秋果大熟民曰自十餘年來無此豐收者

孟子曰五穀熟而民人育今驗之矣及期二尹張古栢三尹張肖石開倉按簿以歛不踰旬得粟若干石民曰是又可以備明年之賑矣夫出於吾廩而入是倉有二乎哉倉卽吾之外廩也昔者知散不知歛散則喜歛則戚今知歛之爲散而散當歛也歛亦喜散亦喜矣其在茲乎其在茲乎余又稽弊得縣庫青衣扛夫銀若干兩料價銀若干兩悉請上司糴粟若干石增實社倉民曰不有創者孰繼乎不有繼者創不已窮

乎九若茲可謂善繼矣余按朱子社倉乾道四年請常米六百石夏則受粟於倉冬則出息以償散歛十有四年除六百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及淳熙八年下其法行於諸路繼自今以後來令茲土者知是之爲仁政而親民者所當務也人人加意焉民永賴矣是爲記

總會里甲事宜記

明邑令

唐

鍊

常德人

寶坻里甲之制厥惟舊矣事宜總會誰爲之遵

臬憲張公立也嘉靖癸亥歲余承乏寶坻見土瘠民貧意欲多方裁省初政匆匆有志未逮時公方守通余以屬吏尙謁公卽諭曰若知所以爲政乎夫天下之吏惟守令與民最切斯民之害惟里甲爲甚予昔判保定曾代新城茲守通州專任其事每以裁節里甲爲念蓋以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心也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邦本其可傷民財失民心而不爲吾民所乎古人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若其能相與有成否余應曰此仁人之心也敢
不祇承德意於是凡縣一應無益費盡裁諸合
用供億類俱用商流官銀並自理紙贖而里甲
見年一錢不與矣適公又因聖天子加意邊防
命整飭密雲邊備端嚴持重彰善懲惡練戎以
飭武講學以修文治效之隆卓爲時冠矣鍊仍
叨末屬荷見知卽所議里甲事宜總會一冊見
屬余捧而閱之條分六椽事列七十有二巨而
祭燕科貢之供細而館穀筆札之給平物價之

騰落定品實之豐歉纖悉備具視臯面諭特加
詳焉請卽募工礮石豎縣門左式昭懿範且移
檄他縣咸取則焉廣厥愛也刻旣成凡我僚友
及邑之父老進而諭曰是舉也一邑永賴可無
言以紀之余惟爲政者率樂因循而憚改作卽
有舉措又或橫主胷臆關格輿情拂戾土俗莫
克持久迺我公諮求民瘼俯採羣議隨時之便
因地之宜折衷乃心而毅然行之斯民歡若更
生焉所謂爲生民立命者舍公其誰耶公名守

中別號大石聞喜人也後之與余同志者識斯
碑之建其所關於民非尠俾垂之不朽常知所
自云是爲記

冰堂記

明邑令

周詩雅

武進人

冰堂者舊爲令長延揖鄉縉紳之地一椽容武
西風以一籜敗之予爲之易以三楹因命是名
者也令長之於民情親而分頗疎疾苦呻吟往
往什不得其半至於意中之事法外之隱非藉
賢士大夫直爲宣剔則懸而斷之實難况五方

之風氣易染有如其面焉宦茲土者未必其昭
茲土者也兼之他族偪處此以亂指示則蹙而
悉之抑又難且也邑於都門相距十舍客子燕
遊旣倦便思息馬渠陽之干特半面者持片蹠
者以至兩者俱屬烏有而云仗湖海元龍之氣
者甫休行李隨問橐裝齷齪以邀情理都廢隻
詞稍左立索報章令長於斯時笑啼俱不敢温
言慰藉之恐後而已則敲子遺而莊嚴一官髡
令甲而彌縫四謗則尤難之難抑聞之冷面難

親冷言難嘗冷腸難投守是說也或可以稍鳩
乎然而非世法也則須先自冷其官而後可以
行吾意任吾法寧得罪客不得罪民寧澹吾官
以快客不驅吾民以殉官予爲之題其楣曰一
官原冷寧留法百姓真窮不受私命曰冰堂者
以此昔歐陽文忠公攝滑邑亦以是命其燕息
之所而非予之敢跂其後塵也是爲記

學官題名記

明教諭

程士升

黃岡人

觀夫宦籍日新而人迷其故家乘代邈而官逸

其方孰謂杜征南之兩碑爲好事乎哉第官冗則意頽餼纖則務省莫或舉之誰爲廢者司教冗官也纖餼也實之不旣名於何題予攷三十年前之名寥寥而後不啻半之何以故豈前此有久任之廣文而後皆速化歟存而勿論可也夫名寄於人而人茂其名乃托不朽於石石泐而托亡矣三代之直道在人心獨有精意與手澤不磨耳有人焉守宮墻如其家束諸弟子員如其子若弟雖意氣不甚圓通而執持一歸方

正若者耦俱之所猜局外之所躪一二人之所
疾稠衆之所芘也後之君子猶將表而出之子
寄一瓊五年於此孳孳計過自覺有所不得於
人者二焉一曰是非之心過明一曰興除之力
過勇然欲悔其所爲過而神明不許又從而終
之予始自成其爲予而今弛擔有日矣予手澤
幾何而精意不與俱往也安得起昔之君子而
問當時之人心也哉爲題前哲名而僭附不佞
以俟來者是爲記

河北寺甘泉井記

孝廉

顧

光仁和
人

縣城北二里許有井焉清泓激激味甘如醴昔
人以地近河北寺命曰河北寺泉蓋漁陽諸山
自太行來綿綿延延亘數千里山川融結滙爲
名泉固地脉然也泉旣在近郊居人之往來井
井者以爲飲食作酒醴奉祈穀報賽釋奠之供
燕饗喪祭百工技藝之用源深流清千百世有
賴昔我

聖祖仁皇帝巡幸郊圻駐蹕渠上曾以斯泉供大官品

食至於今耆老子弟過其地者往往流連徘徊而不能去蓋

國家深仁厚澤入人之心如泉淵淵涵濡浸灌於無窮也近歲以來頗爲土人所據肆其防遏汲綆維艱邑之人咸以爲患於是乃聲明其事請于邑侯洪公公豈弟君子也忻然俞之命於其地立石示禁以昭茲來者毋滋草宅毋毒畜牧毋俾勢家侵佔以爲民厲蓋自是斯泉得仍其舊凡吾邑人可取之不禁用之不竭矣居嘗思

士大夫存心濟人雖小必爲雖難不避泉之興復事甚小然

聖天子之遺澤賢邑侯之懿德邑人士之利用胥於是乎在則飲斯泉者當慨然而興起也已易之上六曰井收勿幕其彖傳曰井養而不窮夫勞民勸相皆利於養知養之不窮則知豈弟君子之心矣是爲記

海燒記

柯一騰

錢塘人

乾隆壬戌之冬余驅車寶坻縣時場功畢登民

淫婦熙余曰樂哉茲人其人曰亦苦海燒耳余
惑焉願畢其說曰吾邑東南逼海茲海之下龍
宮在焉醜族不戒時焚其廬其燒也以辰戌丑
未之年春夏之月滔火潛發洪波沸揚焦燎灼
楹浮溢海面則百里內外人家墻垣門廡器物
皆蒸然不可嚮邇矣竈無寧宇將鼎其新伐木
丁丁徧滿山谷幽靈幻化匪可測識秋潦靈霖
百泉暴漲則羣譟曰龍發木矣凡入海之木皆
豎而行夜視其杪有光幽然如燈其不爲龍取

者則依流漂蕩不入於海是歲以潦民則苦矣
余聞而惑滋甚旣而館於王司馬舜輔家王君
家寶坻幾四百年其爲人喜文章藏書萬餘卷
攷究極博余以是質之曰事誠有然然言不雅
馴志乘無稽焉惟杜光庭錄異記載海龍王宅
在薊州東吾邑固薊治也余曰然然則水中有
火亦可類舉按集異記晉穆帝昇平三年二月
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水中又有
火劉勰新論載蕭邱寒燄蕭邱者在海中有自

生火春起秋滅著木不焚其能焚木者則九國志所載之楊林江水博物志所載之蜀都火井蓬溪縣志所記之火泉海燒者亦此類也夫龍爲靈物豈不能自庇其宇旣卽於危亦思所變計東海廣袤半於天地浩瀚無垠之中何地不可長子孫者而溷溷於此至漂禾殺稼困我民人抑又甚焉此豈所稱靈物哉蓋荒忽幻誕之事存而不論此志乘之所以無稽者也夫寶邑地窪衆流所聚又洵河旣湮羣沽間塞蓄洩無

寶坻縣志 卷之十八
方旱則焦壤潦則巨浸不在苦海燒也今

國家沛浩蕩之澤興舉水利地方良有司方廣諏
博諮以襄巨績大利旣興故患_其去此邦之人
其永無苦矣王君曰善是可以記吾將登之貞
珉以規治本

七里莊明口記

邑令 程 璇見前

寶坻居香河縣下流窩頭河水經香河七里莊
入界向因河道淤塞每遇水漲爲寶邑患歷有
年所雍正四年

皇上興修水利 命 王大臣指示疏通水得順流

歸海惟七里莊東舊有明口一道承修者曾議

堵築因香民以有損於彼而止七年伏秋汛發

水由河道下者十居三由明口漫溢寶邑者十

居七縣北村莊悉被淹沒璣竊憫之經直督委

查而香民仍執前說堵築不行八年五月會京

東局有明口亟宜堵築之請莽何兩大人親勘

其地稔知有益於寶無損於香遂允所請令璣

司其工以地界屬香河恐香民爲梗檄行香令

會勘時令在引河工次不克來委典史理其事
曉諭再三而香民之阻撓如故也璇念香民既

不可以理論雨潦將降必悞工爰懲一儆百民
乃帖然六月二十一日興工夫役子來夯礮堅
實越七日告成秋汛水汜遂資捍禦寶坻縣北
俱登豐稔而香河亦獲有年於是村之父老扶
杖而祝曰

聖天子爲民求瘼不惜十數萬帑金爲寶邑興修水
利登小民於衽席獨縣北一隅水患未去若非

大人親勘洞燭情形董率屬員尅期告竣其不
阻於香邑之浮議者幾何我小民感成功之迅
速戴施澤之流長藉以申祝

聖天子痾瘵小民明德之垂於萬年也璇探其辭深

爲寶邑慶因爲之記以志不朽時邑令公出率
夫趨事則主簿胡開運也例得附書

附修寧河縣北門橋東窩渡記邑令洪肇楨見前

環寧皆水也其先爲梁城所治隸寶坻雍正九
年改爲縣邑無城郭惟西有橋藉以道陸已未

季冬余署寶篆因公至寧取道橋上竊怪其迂
迴蜿蜒而故爲周折也詢之寧民則曰此南橋
也曩仍有北橋則通寶坻豐潤玉田薊州遵化
三河通州直抵京城東北則通灤州永平爲寧
孔道又由橋東去四里許爲東窩莊有古渡東
則通豐潤灤州昌黎樂亭西則通天津河間等
處爲寧要津惜也舟梁圯壞人咨病涉者不計
年矣而此橋僅存故多周折耳予聞而誌焉夫
邑之有橋梁道路所以惠懷商旅阜通貨賄也

則民財乏民財乏則邑無起色而難
與爲善伊誰之責歟將昔之宰寶者以鞭長而
不及繼之宰寧者又以新設爲不遑計歟抑其
閒或不乏有意興舉之令而又慮獨力之難成
而民莫吾與歟不然何任其廢墜而若有待也
未幾予奉

命調署茲土於庚申八月三日公餘周覽則果見北
橋古渡舊址宛然噫嘻是又誰之責耶將猶諉
於鞭長之莫及而藉口於新設之不遑計耶抑

朱用吾力而先慮獨力之難成未謀吾民而卽
億吾民之莫與耶不然興廢舉墜吾責也而猶
可待耶爰捐薄俸爲士民先於是邑之紳衿士
庶及寄籍商賈并寶邑聞風者果皆踴躍鼓舞
協力捐資辛酉仲春遂採葦庀材鳩工度匠迨
三月而兩工告成當其將成而予適又奉

命仍調署寶邑矣夫古者功成則誌不忘創造之艱
也今橋與渡皆前人所創予因而修之爾抑有
何功獨念遠近父老子弟一唱百和懽然共襄

盛舉俾多年廢墜並振一時樂義之盛爲不可
沒更可異者予輒念于署寶以後今竟訖工于
調寶以前八月于斯謝茲二責豈橋渡有待于
予之修而予特來抑予有待于橋渡之成而予
始去也數耶非耶夫宇宙興廢何常興而必廢
者存乎時廢而復興者存乎人倘後之視今無
異于今之視昔則今之待後更切于昔之待今
嗣而理之毋俾廢墜將利濟者與川流同其不
息矣因勒于石告後來繼今者

以上叢記

雜著

著作紛出體各有宜見于文心雕龍者甚詳不
 具論大約所謂雜著者是余志藝文自奏議譔
 述紀載外皆以雜著蔽之苟有關邑事而古雋
 可喜者雖片辭尺牘罔敢遺焉凡以備乎體也
 其猶安石之碎金歟至傳例歸人物考辨分附
 各類中有二書見首卷胥不入此帙云

勸農書序

明翰林

楊起元

歸善人

天地豈有憾乎生人豈有缺乎但使生于天地

聞者人人各得其所而天下治所謂萬物熙熙如登春臺也余自獲侍龍溪師始識仁字之旨既而卽以孟子証之孟子曰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夫民求之而不與強則奪弱則怨不與者不仁奪且怨亦不仁天下至于仁則治矣始于求之而肯與也求之而肯與始于至足也然則治天下之大本真在于使天下菽粟如水火而已寧有

異術哉予賦性極拙一無所長至于強仕之年
始聞師說證之孟子而確守之雖守史局不治
民不獲自試然傾耳以聽四方賢者倘有一焉
留心于此者喜動顏色至忘寢食且欲挈身家
而從之處也今而見寶坻勸農書快哉吾非寶
坻之與而誰與人生宇宙之間何事多求但得
居樂土飽食煖衣優游百年之內亦足矣吾何
足以知天下事哉顧吾嶺以南人也安能適此
吾將挾此書以告父母吾土者推而行之以與

吾土之人人共樂之吾願亦足矣袁寶坻嘗以
西方大慈氏之法化民愛民之深也大慈氏法
以喜捨爲最今書行于寶坻則所謂叩門戶無
弗與者行且見之是速化之道也

孫公去思集序

明 芮元采 見前

寶民思公厥惟舊矣第無以識所思癸亥之春
張子緒經將赴寧羞別駕邑士大夫各出夙昔
所歌咏哀爲一帙因便以呈屬子僭言于冊末
竊惟人心之思起于感也思于旣去無所爲也

蓋天理在人心公道在天下不因在而有不以
去而無無所爲而用其思故其思也永焉仰惟
前尊翁孫父母發軔西秦拔尤北胄大司成涇
野呂公嘗梓翁禮經之文以式諸生傳天下惜
也未大伸焉君子曰命戊申因親奉檄除令茲
土下車之初慨然以父母斯民爲已任于稽其
政節儉清平不事粉飾故一時之民陰受其福
利興而忘其所從來害除而莫知所從去雖欲
思之無由也及公以直道忤時謝政西歸畧無

愠色闔邑士民皇皇然若有所失遮道泣留相
隨數十里公乃潛然灑淚而別民亦未及深思
矣公去旣久恃怙胥失昔之忘其所從來者今
欲思其來而未得昔之莫知所去者今欲思其
去而未能利害切身而情動情動于中而思生
其思也勃然興羣然集忽然而成風焉或興諸
吟咏或發諸歌謠始于閭巷達于朝野有莫知
其然而然者亦以人心之天不能泯天下之公
不容息耳安知夫觀風者不采錄而陳于天子

之庭乎是亦足以愜所思矣民猶以爲未也乃相謂曰與其心思有限孰若廟食無窮於是協諸士大夫謀于父老議于學宮遂有祔祠之舉焉爰卜吉日奉公之主俎豆于莊楚武侯之間共爲四君子祠每于丁祭之明日士大夫各獻蘋藻以昭明信祭事畢共餽神餘談往迹日夕而別歲以爲常且屬庠生李繼綱主祠事修葺其間致潔敬也吾鄉之民過斯祠則思觸于目登斯堂則思結于心思其容止思其德政思其

愷悌作人之風祠不朽而思之者亦不朽也采也義際師生親炙禮教尤其永思不匱者因庠生黃道趙滾張卿亮牛夢孚協緒經來請故謹錄其實以備秉史筆者之參考云

杜太傅詩序

大學士

龔鼎孳合肥人

純老詩有數種余得覩之者過半如在薇省時遇物興懷及閒中同李舒章胡孝緒曹秋岳宋轅文諸公相酬和者三四年間人各成帙彼時言語文字猶不甚相拘束也故有興則鳴人樂

龍飛開創之盛概得以肆力于篇咏嗣後升沉歷落
人不一境雖偶有所作相見如晨星矣不以其
人視其言卽以其言議其人胡爲乎嘒嘒之無
益也後幾閱歲余以馬齒加長縉紳知己率列
詞于屏以爲燕賀余見純老之詩炳然于上不
覺疇昔之懷喟而增劇乃知純老之詩較昔高
曠者愈爲矜重矣詩之爲道難言也有體格而
無性情則失于癡膚有神韻而無規模則失于
纖佻體備而神全矣若非高古蒼老終是邯鄲

餘步耳此有識所見而笑焉者士君子又何樂
此蟲吟乎純老則各臻其妙矣然而忠孝至性
動見民物中癸丑秋乃以君家工部秋興韻與
池亭數首示余純老之懷何閒裕如是卽問曩
時多篇止刻浙遊往來一帙餘皆未梓成集何
祕如也噫嘻天下事有可以人知而傳有可以
人不知而傳者純老志在上下古今矣何必不
以詩重又何必必以詩重是爲序

高氏詩選序

檢討

毛際可

遂安人

曩歲在乙亥長子士儀作令寶坻余就養宦邸
踰年披閱邑乘見前邑宰高寓公先生以進士
起家當干戈搶攘之際堅守孤城數月烈皇帝
獎勞有加撫按諸臣皆註上考而主計者以私
怨左遷涇縣夫明季懋功不賞是非倒置若此
至於禍及宗社而不能救可勝歎哉及南歸遇
長公念祖于嚴陵旅次傾蓋定交以高氏詩選
見示蓋先世有畱菴學士篇什甚富與鮑西溪
貝廷琚齊名靖難師起遜迹雁蕩山中附于首

陽之義八世孫曰明水公者由進士筮仕工部
營桂藩公殿爲中涓所構負奇冤死其子卽寓
公先生也官虞衡後白其父寃于朝得復原官
隨遘甲申乙酉之變坎壈侘傺未幾卽世故其
父子之詩或沉雄以激迅或綿邈以蒼涼而流
連君國之際一唱而三歎有餘哀已嗟乎詩以
三唐爲尙然求其數世之內忠憤矢音長歌當
泣亦不概見焉至于念祖則以全集屬余點定
于體無所不備于境無所不臻而以尊人寓公

先生之故尤好搜羅殉難諸公軼事形諸吟詠
是高氏諸君子余以其詩而想見其人者若念
祖則又以其人而益傾倒于其詩也癸未新秋
念祖買棹遠來晤對旬日黯然欲別遂次第數
言以弁其端

王紫裕詩集序

檢討

朱彞尊

見前

寶坻王君煥紫裕耽詩嗜山水嘗游田盤之山
琳宮梵舍題句殆徧顧不以示人以是都下言
詩者或未之及也獨青州趙中允秋谷識之秋

谷于人少許可其于詩尤不輕以譽人者也既
而由刑部郎出知惠州府事至則攬羅浮泉源
之勝追和蘇學士諸詩于是梁吉士芝五屈處
士翁山陳處士元孝交相評論三君子者嶺南
詩人之冠其持議或不同而美君之詩無以異
則君詩之工可信已君示予詩集若干卷自漢
魏六朝唐之初盛中晚下及宋元明人體製靡
所不合予每怪世之稱詩者習乎唐則謂唐以
後書不必讀習乎宋則謂唐人不足師一心專

事規摹則發乎性情也淺惟夫善詩者暢吾意
所欲言爲之不已必有出于古人意慮之表者
且夫詩也者緣情以爲言而可通之於政者也
君於蔬果之微不忘其親山水之游惟氓是恤
而又篤于朋友居者思其來來者留之不去懷
舊之感溢于言表其用情也摯斯溫柔敦厚之
教生焉宜乎通之于政而政舉施之于民而民
樂其愷悌也君屬予爲序予之言初無異于秋
谷及嶺外三君子之言也而原君之所以工

予有獨信者爾

憶雪樓詩集序

編修

梁佩蘭

南海人

余嘗論紫谿王使君之詩才如風或疑風無形
詩有聲爲弗類予無以覆也雖然風無形矣乃
氣至而形附凡有形皆其形故其發也谿谷摩
窮巖壑鞞鞞林木三三極其竅穴之出入名
像似耳似鼻似口注曰不一而足若夫蕩
乎無垠切乎太虛喁喁于于谿乎笙竿蓬勃感
沸膠慄彷彿天地震動雷霆霹靂無之而不聞

也其爲聲也大矣至其見乎水也定而爲波興而爲瀾飛而爲驚濤縐而爲縠異而爲瀟瀟而爲澗崩崖折軸盤渦轉轂然猶呀呷澎湃詭譎萬態沙鏡明瑟或沉或浮日月吐吞無內無外其無之而非形也無之而非聲也然則物之有形與聲者皆物之隘孰與夫風之大也使君詩上下古今神明周眎登高結響吹萬著形當其與會颺舉真氣齊貫莫不卑尺地于榆枋縱八極而揮斥古來才人所稱爲如江如海者以之

當其風也俛首相下矣蓋君生長京師正當帝
座紫薇而又翱翔郎署掌記蘭臺其于風也爲
閶闔爲景明游乎盤山極乎寒門其于風也爲
廣莫此集憶雪則其爲惠州守所作也六年江
郡苞苴不行風之冷然善也于詩見之嘗登羅
浮築子日亭于飛雲絕頂候觀海日初出遇仙
人海瓊子相與唱和示以妙道其詩爲仙風茲
者觀察巴蜀將循三湘九疑而西泝瞿塘升劔
閣捫參歷井上造雲日以詩表綴山川訪古之

名流相如揚雄君平王褒以迄杜陵放翁宦游
之遺蹟以詩紀載人物夫蜀國之絃巴渝之曲
蜀之所以爲風也而其爲音也離而傷雜而多
曼假令使君之詩俾按而爲之歌吾知其風肆
好也而吾不得而見也其或寄我則又如天風
吹下也誠日望之矣

問奇集小引

大學士 杜立德 見前

言有近而多忽習焉而不解者偶于無意中爲
有識者所指未免介然起念學者每每如之所

以古人辯微析旨及一字一畫間動有深義非
曰好爲是拘拘也爲其廣所蘊也其蘊厚其詞
美示諸鄉國可以洗訛亦可以正俗上下古今
耳目流覽之際何必提鉛懷槧矢口卽是矣不
然絳虹莫辨讀蹲鴟而以羊認者豈好爲是遺
譏乎哉斯集也原張洪陽所著先大父自南雍
攜來爲顯吾李表伯所珍後仍證之家君雖近
而易知之書間稍增續爲小笥要指緝先帙也
亦展洪陽居士餘意弗敢忘所自云

最樂編引

王師旦 邑人

最樂編乃先大人所朝夕披閱不倦且日諄諄懇懇勗以永矢弗諼者也昔且教授生徒藏之篋中爲及門游宦江南者請攜以行欲至任所重刊以廣其傳爾時余嘉其意之善遂付之孰意在舟次竟以疎忽遺失余聞怏怏不樂久之迄余司鐸金容十年于茲未嘗一刻去諸懷一日文子星曄與伊姪士珣持點次最樂編就正於余余得見是書乃大驚喜急命志最孫篝燈

繕寫閱兩月告竣以原本歸之文子而就抄本
日爲玩索撫心自問曰是或可告無罪于先人
歟爲善最樂一語始于漢東平王蒼對揚天子
之辭取以名所輯書者有明采菽高先生也其
詳備載諸先達序中無復多贅獨念我先大人
寶愛此書奉若拱璧焉者蓋以編中所集嘉言
懿行率皆發明天人性命之微日用倫常之道
深有得乎四子六經之指趣令人一見了然莫
不共相悅樂疊疊于其中而不能自己人能由

是而尋孔顏樂處于一心則庶幾其不遠矣回
憶趨庭之日音容宛在語云其父析薪其子弗
克負荷此旦夙夜念之而深以爲懼者也敢以
耄年而或有須臾之愆忘也哉

送王北渠還寶坻詩引

長沙令

蔡

鵬

江陰人

曩遂安毛子會侯以長君迎養寶坻署聞余將
北發曾因吾友仲宣徐子貽札招作盤山遊盤
山名勝獨絕古高士田子春所從隱也仲宣歸
亟爲予言會侯傾倒于邑中二王先生甚至一

曰南村一曰北渠詩古文爲北地冠惜予以事
牽不果行未獲偕勝友尋奧區而與之上下其
議論至今悵然歲庚寅宁占公爲郡司馬比謁
知卽北渠先生令嗣接司馬之丰采想見北渠
焉涖治未幾清風峻節五邑交頌予益以歎家
學之不凡也明年乃遣使迎先生先生至訪仲
宣則墓有宿草矣乃下交焉又偕吾里朱近菴
孔秋岩兩三人爲詩酒會登春申之巔弔延陵
之墓訪劉伶杜康遺蹟及秦始皇石筏梁昭明

太子讀書樓靡不遊歷懷古攀今蒼茫交集予
雖倚歌而和之瞠乎後矣如是者八月忽謂予
曰吾非以就養來乃歛家產所入助吾子使祇
飲澄江水一杯耳今已領此間山水勝行與諸
君別矣司馬固留弗得近菴秋岩乃約同人爲
詩以送之而予則有倍難爲懷者積數十年仰
慕僅得傾寫于數月中余老矣終不能從先生
翱遊盤阿間以踐昔日遂安之約而先生此行
後會又可必乎憶遂安在寶坻一年歸刻安序

堂集內多載寶坻紀遊詩今先生八月中所作甚富歸而付梓當必有爲吾邑山水生色者刻成其以示我又聞南村方遊吳越倘訪司馬其扁舟至江上乎晤時願以此語之諸子彙送行詩一帙予故綴數言以引其端

神鳥食蝗引

芮淮 邑人

恭惟邑侯韓老父臺沁水名家荊州碩望沐芳華而懷琬琰束髮修書普惠露而續箕裘騰驥結綬半簾花影牛刀早試于交河一路棠陰鳧

鳥載翔于洵水琴聲追單父令止蒲鞭花色比
河陽禁除鈎距鑑衡懸白日魍魎潛逃水蘖隔
紅塵苞苴盡絕一座官衙似水四封民社皆春
凡善政之所敷實更僕而難數更有異者寶邑
素稱鹵地東偏尤屬水鄉雨暘稍有不時旱潦
于焉見告幸而天和偶迓又或蟲蝕爲災茲當
夏令方中復見遺蝗竊發天心仁愛正虞感格
難通人力驅除莫必鯨鯢悉殪乃有千羣靈鳥
鼓翅奮翼而來頓將百族螽斯活剝生吞而去

此蓋天生飛將窮追蝨賊之踪神遣羽林殲盡
么麼之孽災氛無害若或使之盛德致祥于茲
信矣捕餘三百石徒覺其勞飛過萬千羣未爲
其異在古已云僅見于今實所罕聞父老競爲
美談上官誇爲盛事淮等依山傍斗披兩載之
休風提贖發矇慰三生之夙願托龍門以游泳
寧僅九里餘沾同燕羽以翱翔幸賴萬間廣庇
事在耳聞目擊敢曰徇私頌由心版口碑詎云
阿好願冀廣慶言言實實任章分題翡翠之箋

寶地集志 卷之十一
爭捧珊瑚之筆，朱絃雅奏揚於寰區而青
鳥奇徵流傳三、夏母矣、

文閣社學引

王詢 邑人

國家廣厲學宮宏開書院擷巖巒之秀氣樹寰宇
之風聲猗歎休哉何其盛也吾邑古號泉州今
惟畿甸城南韋杜咫尺去天薊北騰驤奔蹏
空野閭閻甲東郊之郡科名耀南位之離揆厥
所由繫惟在昔應奎躔於天漢建文閣于渠陽
雉堞連雲鰲峯聳翠萬丈光芒射斗曳履可上

星辰百城圖史流虹揮手竟摩日月天籟共幽
湍合響喬松將巨栢爭陰茲廟貌之式憑伊聲
明所從盛乃往日雕甍邇年頽敝恐藝圃鞠爲
茂草卽春城無復飛花留舊蔭于甘棠夙懷袁
令荷新栽夫丹桂今遇洪公公力圖式廓示以
章程詢不揣綿微勉圖支柱塗丹並作金碧齊
輝爰聘名賢聿新義塾闢廟廡爲黌舍注祿籍
于文昌西挹頰宮拾溪芹而可薦北瞻雙闕
指林樹以欲棲朝來爽氣浮楹夜靜寒光逼檻

可謂樂在寰中趣溢天半者矣我同人清讌之
餘何妨策筇過訪二三子肄業之際願各負笈
相從但設塾本恤孤寒無俟束脩以上若登樓
止為舒眺不煩排闥而觀守舍黃冠共據草元
之席遨遊緇衲別尋卓錫之場庶絳幄風清坐
聞長嘯而青衿日課行見嗣音希蹤鹿洞之規
條紹泝鵝湖之緒論云爾

以上序引

書莊公修城碑後

節本

明邑令

武德智

館陶人

夫記也者所以記實者也碑也者所以勒記而

便觀也亭也者所以覆碑而永傳也三者缺一則傳不永矣寶坻縣治二門外有豎碑二記前令武進莊公禕修城之績蓋城之修自莊公始公念自開國以來惟土城且卑淺傾塌守禦是病慨然議修之因隣于邊陲募鄉民計地出磚又設法以具木石諸料不越月而城斯完其規制之巍嶄煥赫載之文備矣正德間羣盜起圍城下知不可破揮衆去民賴以保古所謂捍大患則祀之殆公其人歟嗚呼公之績嘉矣懋矣

回視廢缺而一籌不展者相去萬萬予幸繼其
後企慕餘休不勝竊歎乃建亭以覆公之碑俾
勿至于消磨沒滅云嗚呼斯亭之建亦不敢保
其久而弗壞也繼之者在人耳令吾後者皆能
以莊公之心爲心則斯碑之煥尙可永矣夫

世譜書後

劉浚 邑人

古聖人之治天下也復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
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于是乎有燕享
之義有會聚之節有周恤慶唁之文所以叙倫

紀厚風俗胥天下歸于孝友睦婣任卹之中也
自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無世家而親遜之意
衰不思其先世之德澤恒憂其子孫不富貴嗚
呼是可悲也已今天下高車駟馬功名著于春
秋積金邱土者豈少也哉然于其族屬則踈矣
故有千金飾裘馬而族人則衣懸鶉出本于舅
弟算無遺銖及聚朋輩則宴游歌舞不之惜見
尊官豪賓足怙怙如有緣至見族長輩或不下
車其極也至父子不相容婦姑反唇而相稽甚

者乃兄弟以兵相屠擊矣當此之時人心如豺
虎據食則露斷相狠惡有思其類者乎不知祖
宗父母之本也族人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
也思則萬葉如同一室不思雖同母而化爲吳
越矣且以一姓數傳之人貧富貴賤賢不肖雜
然不齊誠能溯流窮源使富者矜其貧者貴者
勵其賤者賢者化其不肖者不亦善乎昔蘇眉
山自序其譜曰觀吾之譜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
生浚之爲是譜也述先人嘉言懿行與世系

相傳次第不敢好爲侈大昧其本來使後之子
孫開卷了然以動其本本水源之思亦竊比老
泉意爾然而文辭不逮古人遠矣

羅浮紀遊詩跋

編修

陳恭尹

順德人

羅浮高不及衡華奇不及天台雁蕩然其名並
峙衡華台蕩間語洞天者標于第七紀福地攷
之列仙所傳自葛稚川而下成道此山者數十
家必有以也明代鄉先正書院山房二氏精藍
宮觀徧滿岩岫吾幼時猶及見之兵燹以來傾

毀殆盡矣辛丑臘月予始偕同人觀日于飛雲
峯頂是時自二三寺觀外無復行人之跡予率
僧徒刈草蓋頭露宿阿耨池上三鼓而登東方
已作海濤霞影光怪變幻紅輪躍出初露一痕
倏隱倏見如浮如飛半輪而後天水始辨觀日
之奇勝衡嶽遠甚其以地近南溟故耶惠州王
使君比以羅浮詩見示其登亦以臘月憫觀日
之無所爰作子日亭于飛雲之巔信山靈所屬
望也所爲詩縱橫闔闢神孤骨峭力贍氣舉雖

云步武子瞻往往有青出于藍之句子瞻謫宦
寓惠又當羅浮盛時于山有咏歎而無增益使
君一郡山川百神主不難使羅浮一復承平之
舊將自子曰亭始之抑豈獨其詩視子瞻爲青
出耶間嘗謂衡華二嶽蒼莽渾灝不以小節見
奇譬之古文典謨訓誥也天台雁蕩左國也羅
浮莊列也此言雖若附會似亦有至理因與藥
亭翁山評使君詩并書以質之謂何如

書東嶽廟塑像

翰林院

儲大文

宜興人

東嶽廟在朝陽門外二里元延祐中建帝像巍
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從像乃若憂深思遠者
景物畧云相傳元昭文館學士藝元手製按元
史阿尼哥傳乃劉元事云藝元誤也元寶坻人
初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得其塑土范金搏
換像法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
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畢然曰得之矣非此莫稱
爲相臣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禮像者仰瞻周
視一一歎異焉殿前有趙孟頫及其弟世延楷

書碑又有虞集隸書碑明正統中乃彌拓厥宇
予歲癸卯四月宿廟中觀元所塑侍臣像其若
憂深思遠者乃元所謂非此莫稱爲相臣者耶
輒慨然久之

青箱樓跋

大學士

陳世倌

海寧人

牙籤玉版錦帙緗囊志藏書之富也而青箱爲
最盛王北渠司馬嘗築堂藏書萬卷顏曰貽青
以傳後及文孫舜輔世守其書數十年未或散
軼亦構一樓名之曰青箱寓克繩祖武之意焉

於戲可謂賢矣昔紫溪蜀山諸君皆以藏書稱于世余謂士大夫之登斯樓者亦當作如是觀待軒跋

邑令

洪肇楸

見前

余竊觀兩間陰陽寒暑消息盈虛無不有待待亦無能久待而知天下事胥視乎此焉故無待則躁久待則需不疾不徐而適中事機則待之道得焉矣斯堂維有歷年創自誰氏莫可考已未季冬余署篆見其頽朽滲漏特甚欲修之旋以調署寧河志弗果爰待後之人乃繼予署者

二任而堂仍舊辛酉孟夏予復奉

命來是不可以更待也亟修治之彌月而成卽用爲
視事之所舉凡蚤作夜思臨民課吏悉取待于
斯他如饑而待餐倦而待眠溽暑待雨晨寒待
暄披襟待風巡檐待月拈韻待句集益待賓則
又以政事之餘閒而兼待之者也雖然傳舍也
能久待乎若乃弗以傳舍視而嗣而葺之無待
廢壞是則重有待于繼登斯堂者矣因顏曰待
軒而書其意於額 以上書後跋

誅同年李光四進士文

杜立德

見前

狂瀾東逝誰與為留蒸雲燦日霧捲霞收漁陽

栗里海濙隨鷗嶙峋者阿徒騁新睎

莫才

登古為修獨行已志安知千秋逍遙塵况月朗

風彪網維世教黃虞以儔嗟予同譜亟見無由

載諷遺札古意綢繆將陟中盤從子翱遊吁其

已矣抱獨歸幽蕭然薜荔涉矣松楸瞻望海濱

今古悠悠

祭袁了凡先生文

洪肇楫

見前

學宗其大道在新民非先明德何以相因惟公
探本獨徹性真功成萬善過檢一身掇科登甲
來撫寶人惻念茲土昔富今貧出囊償逋下車
約神時虞民匱供億苦辛議裁省費懷保肫肫
開沾宣導因利行仁浮糧未免珠米桂薪一疏
奏可萬戶生春瘡痍頓起閭里相親民俗厚矣
士類宜馴讀書窮理首重明倫朔望詣學口授
津津立館頒約頑秀同淳五科不第氣脉恐堙
相度黌序增改聿新環中濬決疊築嶙峋未幾

丕變文運克伸僧來徵夢芝產呈珍自茲雲路
若轉星辰蟬聯弗替厥德難泯成已成物誰與
公鄰歷官卿秩允矣名臣優于好善千載當遵
昔人構宇往迹胥淪我來仰止闢徑于塵旣專
祠祀特肅明禋二時告祭從此相循伏惟歆享
昭格來臻

三烈女祠榜文

前人

懷清履潔覘鄉里之醇風獎節褒貞著

國家之大典自昔攸隆于今爲烈本縣重修邑志

揚闡前芳查邑有烈女祠建于嘉靖之年原因
三女洎乎崇禎之季兼附多人彼此同符凜凜
風霜動色後先一轍昭昭日月爭光雖未盡被
旌榮賁絲綸而耀彩業已均臚祀典藉蘋藻以
薦馨乃歷時既久空存破壁頽垣積歲未修僅
剩蔓塲苔瓦覩摧殘之木主靡所憑依念慘愴
之貞魂于何棲託爰集搢紳而議葺特捐廉俸
以倡修改昔日之規模煥然丹黝序當年之位
次儼矣音容莫云似續其誰哭啾啾者舊鬼還

幸姓名半在標奕奕乎新編旣附卷帙以常留
將共柘祊而不朽自茲以往文人學士當瞻拜
以徘徊狎客狂且莫往來而游或盥潔水清之
地誰事喧囂菊芬蘭馥之區豈容汗穢爲此仰
鄉保脾隣及住持人等加意關防留心覺察倘
有無知騷擾卽同不法冥頑許立時扭稟予以
重懲毋漫令縱延致干併究人而無禮合爲本
地驅除神實有靈可令在天怨恫觀茲示者尙
皆凜哉

東寺鐘銘

明邑令莊釋見前

鐘聲夙而動兮吾民其出作兮鐘聲夜而靜兮
吾民其入息兮汝夙而興持汝心于兢兢汝夜
而寐持汝心于瞿瞿庶幾無忝于所生而各安
于所遇矧城池可爲汝衛食兵可爲汝備于以
鞏皇圖于億萬斯年以保汝子孫于無疆勿替
此司牧者愛吾民之至心吾民其亦不能體悉
乎斯言之微意也耶

四門樓銘

前人

水有瀾兮惟海斯大觀斯瀾兮知源之派萬壑

東歸朝宗有在 東觀瀾

薰風時兮民財以阜薰風凱兮民愠以解本固

邦寧億萬斯載 南迎薰

仰我王恩天覆地載萬邦惟臣傾心愛戴壽域

同躋唐虞三代 西拱恩

王仁同天包含無外王臣同心敵王所愾威德

兼施單于欵塞 北威遠

後樂堂銘

洪肇樹 見前

我臨是堂式瞻厥顏樂爲所後當知其先曾樂
之是耽而憂顧闕然卓哉文正天下仔肩袁公
師之用拯民于濟顛曠代相感若寸心之隱傳
繫余小子敢忝先賢攝官承乏有民人焉問所
讀何書能不兢兢業業以冀免乎罪愆 以

上文銘

題詠

陸士衡有言賦體物而瀏亮詩緣情而綺靡其
然乎其不然乎夫賦騷之變也詩風之遺也工

于肖物者即善于言情風騷豈有二哉明乎斯
 義則撫時觸境將其所不容已而一寫其所難
 言太史採之以辨方學者因之而論世非彘彘
 爾也渺茲一邑而名人題詠代有流傳爰採其
 致佳者為曲終之雅奏云

憫潦賦 有序

明苑時葵 見前

吾邑瀕海厥田阜饒者什之二斥鹵塗泥者什
 之八每淫霖一集則城可行舟自乙酉至己丑
 陰沴凡四作民用蕩析居催輸急如星火眼
 瘡未醫心肉再剜我心傷悲爰申此辭辭云

噫嘻泰元冶鑄夫萬品兮煦厚壤以阜生窳窳

九閔梟羊守兮漭滉胡虓乎駛橫揚黑旛張皂
蓋兮激塙墀而莫之敢攖前飛廉俾碣駭兮屏
翳蓬勃而舒縈紫貝吞吐閃閃昱兮豐隆闐闐
而出地鳴靈曜矐莽轡欲擁兮乾靈黥黥而喪
明叩乾晶于玉池兮夫孰挽銀浦而逆泄緣修
雷而瀑漏兮霖豐注之未歇沉沉乎沃日以蕩
雲兮漫淵潏而淡滌淚匝匝于堦垣兮塘滄裂
而堤嚙紛踟天而躋地兮傷顛木之無由藥卒
卒乎乘橈而舳居兮混鱗鮪以狎堞蚌蚌含漿

日出暴兮蛙獍爭而躍馳鷗鳧逐波上下戲兮
詭出沒于鱗鮓游鱉澆澗更吐翕兮矜噉喙以
呈鰭廣原噴沆陡飛沫兮媵聯須臾已成渟池
淵客鴈舳集如蝟兮夜奏采菱于隈涯適于水
者忘於陸兮疇怫惛此其咨噫布谷一聲曉兮
昏從從而罇痔枵東腹穠且藜兮聲札札于耕
耜服襪襖而沾體塗足兮暴髮膚而汗泚午晷
日昃而黍米餉饑兮拌蒿根與糠粃羨綠雲之
鋪野兮所望不過糜與芑福未得于盈疇兮禍

已成于濫汜望畦壠而愀愴惻憾兮怒涓灑其
若喪室懸磬而三星在留兮夫焉得壺殮于翳
桑男不可以斗粟易兮佯掉臂而莫之償椽實
蒲羸拾已竭兮誰蘊年而估爲之湧翔鶩撐橫
而枕藉于野兮勉扶挈而餬口四方閭閻蕭條
鳴吠不聞兮廬一存而九亡緬紫皇貺佑于九
扈兮不破塊與鳴條溔溔滂沱至彌旬兮任漭
浦與沉漂霜娥母頻駐于畢分兮少女舞兮阿
香招錢塘母數憎于涇陽兮白犬出兮黑蜨跳

坊固不可以閉兮禁不可以算逃白馬固不可
以沉兮在瓠子以興謠軫傲予于軒陛兮司牧
蒿目以摩拊策瞿瞿而無奇兮發帑鏹以億數
詔廩人以家給兮月不足于二鬴求升合于監
河兮唾餘沫以相洵夫拊膺以捩妻兮子牽裳
以別父鴻哀哀以向人兮不如殽袞之猶愈矢
投體以秉虔兮敢祈禱于皇穹反疾威以降祥
兮起捐瘠於溝中縛沴崇于冷淵兮飭雷師與
雨工勅節翁以勾達兮馳羲馭于晴空惟含秀

與垂穎兮藏稊穉于腐紅

文昌閣賦

顧瑞麟

嘉定人

維仙閣之岌嶷煥文光於天半俯百雉之蜿蜒
臨重霄之璀璨拱帝座以中居侍星官而下
贊溢秀色于冠袍吹靈風于幢繖肇經始于巽
方盛喬皇于甲觀奐似雲梁承天魏若星樓插
漢朱衣象簡儼天上之威儀玉冕珠旒絕人間
之褻玩爾其碧瓦朱甍丹楹粉壁闔闔平臨星
辰下摘倚碧水以構基立高城而量笏觚稜矗

起而建標欒拱天矯而交結列繡桶之森森張
華簷之翼翼朱牖深其玲瓏金鋪耀其的皦冷
冷之玉漱珠鳴隱隱之山朝水揖嗟我紫府駕
雲級之千層縹緲青天接丹梯之百尺若夫開
襟爽志望遠登高浮雲淨夜佳景清朝盼
而日近指碣石而烟銷雙闕之祥雲捧日九門
之瑞靄干霄遠水則銀濤若練遙山則翠雨如
膏窗拂生香之樹門橫落照之橋靜裏登臨祛
市塵兮滾滾閒中舒眺息人境兮勞勞至其下

澹深池傍開曲島游泳鱗鱗往來鷗鳥制成半
璧之形宿應五奎之兆浴星斗於文河蟠蛟龍
于靈沼雲映水而波明月沉潭而天晶文章之
草叢生智慧之花四照蓮爲君子而爭開桂以
才人而作筆以離披柳欲染衣而圍
繞滄浪海卒濯纓來孺子之歌墨瀋浮香洗硯
重右軍之草原夫文昌有府司命攸居光聯紫
極宿朗瑤樞主兆人之福籍摠萬國之圖書雖
化身之不一實帝德之非誣泮林肖以祈福國

典祀而昌儒况古泉之望縣爲左輔之要區輦
石輸金豈可無其式廓雄樓傑閣自當壯此規
模則有明府洪公政通人和年豐歲藉出參鶴
之餘糧乘彈琴之清暇命班匠以增修觀人文
而成化俎豆孔修咸和敬迓靈皇皇乎雲中神
洋洋乎上下熒燿火于清宵奏笙簧于右舍旣
致敬而告虔亦禮臧而速駕青衿黃髮執版而
祝受釐碧隴青畦寧帷而觀多稼麟也僻居海
澨流寓京塵嘉歎公之好士嘉蜀守之重文旣

尊禮于大成之殿復興崇于孝友之神占英賢
其迭起致科第以日新視藁速成雖未窺乎王
勃吮毫枯索敢獻頌乎平津歌曰古泉右輔翊
神京兮風俗醇和水木清兮仁君戾止觀化成
兮文星高閣益崢嶸兮上接青雲九萬程兮多
士于于樂彙征兮拔茅連茹入承明兮文翁常
袞未足榮兮公之大澤溥百城兮

石幢賦

蔡寅斗

江陰人

若夫選勝渠陽探奇畿右緬遺蹟於金源觀天

然之結構累石呈靈孤幢聳秀歎巧斲兮不羣
恐畫工兮難就懿夫石之爲形也四圍戍削一
色空青澄如水鏡淨若晶屏映瑤林而朗朗峙
玉柱以亭亭非輦自寒山之麓卽傳來瀚海之
庭爾其巧手運斤匠心施錯旣嵌空以玲瓏亦
攢簇而磊落琲甲繽紛珠纓絡索優笨生香芙
蓉成萼象兜率之梵宮宛蓬瀛之樓閣將毋繙
經細篆半李潮程邈題留抑或色相白描多道
子僧繇烘託遂乃洞扉中啓闔闔平躋疑八盤

之磴道恍九級之階梯仙掌高擎覺舉頭今日
近金莖遙接試翹首兮天低蓮根結世界三千
是空是色芝節現金身丈六非幻非迷玉露與
天花並落白雲將玄鶴齊棲又何羨乎金臺之
獻與雁塔之題也哉况乎鑄鐵成梁鎔金似鼎
開法眼于峯尖透圓光于正頂居最上以摩霄
挺中央而作鎮搖四水之廻紋對三山之遠景
朝迎若木之温夕挹蟾宮之冷宜其高踞七層
而名先八景者也嗟乎皇統而後閱世幾何頻

仍燹刦屢被兵戈嘆桑田兮滄海悲折戟兮沉
沙獨此石幢之依然無恙者不隨荆棘于銅駝
洵乎秦政鞭餘未改性生之介特媯皇煉後難
令本色之消磨是則茲石之靈異實爲神物所
護訶而後之探竒選勝者能無爲憑眺而興歌
乃歌曰丰稜稜兮骨齒齒歷昆明兮尙孤峙下
有眼兮通海底海不枯兮石不毀結金星兮鎮
寶珉仰堅貞兮奠邦軌無懷新兮棄舊址冠八
景兮傳世世

秦城賦

邑令

洪肇楫

見前

羌承乏于此邦兮頻咨詢夫風土自漢後以迄

金前兮曠千秋而莫補惟城邑之異名兮猶至

今其可數泉州既久混于隣封兮

泉州縣故城見水經注以

北魏曾廢入雍奴今武清志猶收之

軍梁又新分夫編戶

軍梁城五代劉

仁恭所築今分入寧河

三义雖亦載于名勝兮要不若秦

城之最古爾乃援舊乘証叢譚出郭北指郊南

阡陌則斜斜整整市橋則兩兩三三望前村而

稅駕過舊壘而停驂覺蒼茫之極目轉遙集而

神酣則見夫歷亂溪頭迷離渡口九點恒青一
卷何有雞鳴深樹橫空浮孃孃之烟馬繫長隄
錯落記青青之柳厥初之結構卽此非耶已後
之流傳焉知是否當夫祖龍御軸白帝司權捲
八方如槁籜威天下以笞鞭二周之鼎亡矣三

晉之祀忽焉旣長驅而舉郢乃傳檄而平燕

事在

秦王政二十五年明年平齊乃并天下因以沿墟置戍設障臨邊

蓋當王賁憑陵以後而開蒙恬版築之先嗣是
以來湮爲陳蹟上谷之郡旣更廣陽之封屢易

新莽改泉調之名北魏入雍奴之域而此城之

時廢時興者遂若滅而若沒或云貞觀遠畧命

駕征遼唐太宗十九年親伐高麗星馳羽檄電閃旌旄天策

之勳臣畢集太原之勇士騰超震高麗之島嶼

搖瀚海之波濤集胥儲而絡繹建壁壘以周遭

或云明昌初嗣六飛屢出金章宗初卽位卽獵于近郊如大房山羅

山次寶坻後次羅山以盤遊如大房而望秩風

數數過之勁弓鳴草枯鷹疾將上下以從禽欣左右之悉

率來往鳴鑿從容駐蹕築巡幸之行宮象嵯峩

之城闕茲二說者于傳有之時徂代謝物換星
移望龍旗兮杳渺尋輦路兮淒迷惟兩主之經
行皆供憑弔而何王之創造久屬傳疑維是緬
往事以低徊睇長天之寥廓春來則出谷鶯啼
秋至則平沙雁落烟光猶護于荒闌柳色尙縈
于故郭千縷萬縷隨朝暮之卷舒長條短條閱
古今之酬酢此殊足以憑使者之輶軒而寫余
懷之寄託者也况乎際萬年之景運兮荷一氣
之陶鈞堯天蕩蕩兮禹甸昫昫鄉名不夜兮館

號長春川原異昔兮烟柳偏新絕勝桃源之風
景兮又何問夫羸秦羞惟奏昇平之一曲兮以
遙和夫衢歌擊壤之民 以上賦

北潭

金轉運使 史 肅 京北人

竹陰松影玉葱籠千里平堤一徑通碧水乍開
新鏡面青山都是好屏風寒蟬高鳥清秋外折
葦枯荷小景中酒力未多秋興逸夕陽聊貸半
林紅

陳教授捕蝗寶坻歌 元禮部侍郎 吳師道 蘭溪人

去年之夏畿生螽捕除分道疾如風寶坻從事
心獨苦調選強力休罷癰焚香禱神神與通蝗
自相食一夕空大書聯帛擁歸馬兒童父老爭
言功我聞開元相姚崇按稽古法畀火功目前
除患事應爾潛孚乃在冥冥中當今明良布德
澤四錢斗米何難同近聞遺種時出地若遺督
捕無如公

代祀天妃廟

元太常卿

張

翥

河東人

曉日三岔口連檣集萬艘普天均雨露大海淨

波濤入廟靈風肅焚香瑞氣高使臣三奠畢喜
色滿宮袍

寶坻道中作

明吏部侍郎儲

懽秦州人

黃渡次西仍渡河行行官樹夕陽多客程莫怨
黃昏近明月滿空流素波

廢朝霞寺

明邑教諭高

德蘇州人

西風匹馬偶經過一望凄然感慨多惟有斷碑
橫宿草不聞清磬出烟蘿閒雲老衲人何在落
日空林鳥自歌滿眼興亡無處問何如野外但

披簑

東寺曉鐘

明邑令

莊

禪

見前

鎔金出冶範初成
隱隱華鯨動地鳴
百鍊既精宜大扣
一圓無彙有清聲
驚回客夢家千里
落遍霜花月五更
爲勒新銘斬覺衆
誰當洗耳日

醒醒

有東寺鐘
銘故云

北潭秋月

前人

汎泉滾滾有源頭
直注回塘入海流
萬古青天常對鏡
四時明月獨宜秋
水晶簾捲微風動
琥珀

珀盤空夕照收
歌罷濯纓清思逸
滿襟涼露正
颼颼

晴樓碧障

前人

天開形勝帝王都
萬里青山豁壯圖
滄海東來紅日近
太行西去白雲孤
三關扼險鳴宵柝
九夏爲霖潤旱枯
一度凭欄一回首
彤庭何日掃
榛蕪

秦城烟柳

前人

何代英雄事已磨
尙遺廢壘枕荒坡
幾回隔隴

聞樵唱猶似當年奏凱歌
漠漠淡烟秋色老
蕭蕭落木雨聲多
行人不必重回首
渭水咸陽事若何

題四隅城樓

前人

春深靜如染秋半青
可掬明月在中天
四圍湛

寒玉

環碧

雲去眼獨明
雲來衣欲濕
山色自青青
倚欄真

可挹

挹青

夏霧銀鮮

明通判

范兆祥

潮河吞吐海潮迴宮殿黃旗壓境開絃誦喧啾
無天吠却驚中使打魚來

廣寒玉沙

前人

海運灰子幾家存鹽法年來亦病民作備人歸
何處去玉砂猶自蕩江濱

澇

明牛魯邑人

渠陽積靈雨夜汎衝長川茫洋滿城東遂令民
無年移家宿巢木鬻產租魚船誰上憫災疏排
闕號吳天

嘉靖十年大水

前人

彩鷁含風拂練川
浴鳧飛鷺遠浮天
蘄門烟雨湘江景
茗火漁簑共一船

築堤行

明苑時葵

邑人

北來萬馬奔燕然
貫峽入隴趨平川
商羊一夕數飛舞
雷轟隱隱堤堰穿
拍岸掀天巨浪湧
漂禾沉廬良可憐
年年每恨陰沴作
河工須在農工前
布穀有聲種方播
官司檄票星火傳
按畝分區各應役
如雲鋏畚催塞填
東北延袤功匪

易日夕迫督施管鞭束腹趨事猶恐後日暴膚
髮塗泥埏亭午尙未饁餉至子在方許代父還
一里堤費工幾百百工約費幾十千鷄驚犬吠
家不寧巨室窮簷敢暵暵君不見賈瀛州滹沱
立堰遏洪流千百年無巢窟愁又不見謝安石
一朝堤向新城立只今埭名稱召伯惡勞樂逸
蚩蚩氓難與慮始可樂成但使秋來免昏墊敢
道當年艱苦情

蘆臺玉砂

前人

茫茫巨壑蕩平沙飛輓誰經帑計賒破壘燒殘
炊竈火荒池漉盡水晶花敢辭土賦供軍國無
奈商離散戶家悵望明光誰草奏長安咫尺
天涯

題寶祥閣

明劉邦謨
邑人

層樓獨眺意如何杯酒相看感慨多春入諸天
猶黯淡風生雙樹自婆娑憑虛誰是青雲客對
景空成白雪歌側望長征應遣戍可憐依舊枕

寒戈

廣靈母廟神絃辭

明邑令

高承埏

嘉興人

我擊鼓兮潭如神之來兮七十二沽我牲牢兮
既薦神之去兮九十九澱煮水兮海堧紛萬竈
兮青烟魚龍安宅兮風霧毋作詔我民兮報祀
有恪

食銀魚

前人

一束水筓出水痕蘆臺霜信蛤山根只愁糝附
油蒸慣食法鹽厨試細論

贈海上醫者張爾侯

明進士

李孔昭

薊州人

仲景宗裔河間客補洩泄化功千百青箱三世
活人多海上相傳神仙謫聖主既沒陰陽乖濁
惡情煩萬病迫三因七氣壅塞芒君一望問見
肝膈昨余遠屬北海濱頭面如斗腹關格自恃
知醫術已窮遣使迎君二豎嚇鼻喘目瞽精神
昏一杯湯液定魂魄頃刻反轉鬼人關次第調
燮元命脉從容詳慎終成功始知微妙合岐伯
蕩蕩蒼天方降瘥生民賴爾脫危厄願君長生
濟世間絕勝勲名勒竹帛

別海濱友人

前人

明月他鄉冷秋風遊子悲醉辭東海若歸臥西
山樗棋爲輸人歇琴因好我隨窮通各有事久
客復何爲

海上謝崔錫齡

前人

逢君傾蓋解瓊瑤意氣三年興有餘風雨床頭
燈共剪琴棋階下草忘鋤高堂代我供甘旨花
院呼兒說史書若此交情何所似燕雲滄海可
能如

酬杜純一年兄久別贈言

前人

宇內甚曠遠日月一何速人別十餘年容顏易
昔夙把酒話浮沉世事良反覆感君雲霄客諄
諄念樸橄菲才安蹇劣非能愛林麓况值愁病
侵甘心學草木所恃有故人脫衰方秉軸立賢
遍遠邇造我蒼生福四海息兵荒野老樂耕讀
轉瞬功成時偕手說蕉鹿

酬同年杜二純一給事

前人

黃門青瑣君思我流水高山我憶君日月天邊

千里共風雲
夢裏片時分
一行瓊玖承
遙惠兩
岸蘆花難
當芹若問
故人何所樂
南窗獨倚醉
斜曛

文燦靈碑

有說稍節

大學士

杜立德

見前

縣西寺結構崇工殿內有碑精光瑩奕而序文
淹雅秦碑漢碣古重貞珉岫嶺山藏千秋增慕
豈魏寺靈章不及石幢之頂乎雖石幢巧斲不
羣而兵燹後僅存餘礪望之無色故易彼而入
文燦靈碑謂碑以文
傳亦文以碑傳耳

何年淨業聳華碑
名勝崆峒歲月垂
曩屬千秋
隆梵利靈光
一片照鬚眉
文專翰藻輝
琳永盤

映花封纈秀奇不是精英傳世重誰爲翻舊綴

新詩

朝霞晚照

亦有說稍節

前人

西郭有寺名曰朝霞寺昔圯今復修當夕陽落
照霞光忽映變現不常始與北潭秋月並奇夫
景之傳傳以奇耳使不有神物以憑何灼照依
依如此也况郊西來往神京每設祖餞客于
此靈異之氣縹緲城隅較之秦城寥寂烟柳
何觀古志之今失之不軒輕跡乎遵古爲是

西郊紺宇接城闔天半朱霞睇未真萬朶紅雲

方罩地千尋絳練又浮塵依稀疑是珠光合變

現俄呈世瑞新送客勞勞亭上過盈眸佳氣藹

重茵

抱琴曲

前人

古琴修況名紋斷梅花蕊風雨端未殊念爾有
終始太古逸以清鐘呂何分明匪伊薄世調質
備大雅行使君曲奏聲琤琤時眼祇知絃上鳴
誰聞喜起黃農賡朝與攜夕與搏寧人不知我
自酌萬勿更途媿媿若清窻一鼓雲霞落

贈傅青主徵士二首

前人

志劼鹿門老忽徵長者車敝裘隨弱子荒寺寄

行廬拄杖懸芒履牛頭掛漢書訂增高士傳曠
代仰何如

被幅橫驢背蒲輪夙莫期買山錢未足隱豹霧
難移落拓乾坤眼徜徉今古詩翹然塵世望點
綴薜蘿奇

上寶坻相公

檢討

毛奇齡

蕭山人

坐論安公府平章啓 聖朝開疆逾漢鼎致主
並唐堯殿借山爲棟樞隨斗建杓身紆丞相綬
世插侍中貂宅俊區三事班行絕百僚才名張

道濟器識李文饒金筋籌還直彤弓賜轉昭璿
臺熒玉燭土戍息銅鑣階峻依辰極門閒近午
橋登龍爭曳裾走馬亦啣鑣好士同三吐寬人
減八條量能容海嶽言且詢芻蕘寶籙傳千禩
祥鸞下九霄祈年諸告在應使勒青瑤

寶鑑學宮冬夜

明邑教諭

苑育蕃

雞澤人

何事增憂切微官我悞尋窮愁仍未減疲役倍
相侵寒夜一天月高城萬戶砧不眠燈欲盡誰
識異鄉心

春日登文昌閣

前人

直上層梯倚杖藜無邊景物對萋萋
牕邀大野山連外檻俯平河寺又西
雲樹千鄉瞻舊里窮愁孤况歎卑棲
我來再度三春月此會登臨意更迷

送寶坻舊令西陵魯東嚴旋里 前人

欲唱驪歌惜此筵看君能不思
凄然三千餘里留燕邸十二經年
隔楚天樽酒今朝同醉飲江湖
此去各風煙蕭蕭匹馬來時路
莫忘重期夜

雪船

于家口

前人

路入林涯盡處回平橋碧草覆莓苔依村渡口
輕舟繫隔水漁人短棹來溪引衝煙過鳥去岸
留隨葉動花開此中可許披裘坐誰肯掄竿向
釣臺

秦城烟柳

苑瀛珮邑人

何代餘荒堞相依幾樹踈風輕新霽後烟靄夕
陽初短笛疑吹角遙帘恍建旗悠悠傷往事行

寶地集元
卷之十一
邁屢停車

北潭秋月

前人

曲曲連東海盈盈抱北城
潮生當月午岸濶正
秋清漁笛驚鷗起
蘆花映水明寒宵舟泛泛聊
以慰生平

秦城烟柳

邑令
歐陽動生
安福人

秦城古戰地軍馬出平田
駐驛來龍駕旌旗耀
日邊郊原非故土古木變新芊
訪舊探遺蹟茫
茫幾點烟

最樂行

王師旦 邑人

棲遲廿餘年此地尤最樂一灣流水抱柴門魚
龍早暮隨潮躍隔岸迢迢望遠山縹緲雲霞連
碧落原上村村近武陵依稀洞口桃花灼黃鶯
白鷺鳴且飛綠野青畦如繡錯欸乃一聲天地
秋漁船晒網蘆汀泊捲簾雨雪畫圖中四時佳
興真磅礴課子讀書懷古人簪纓何似安邱壑
栽花種竹總陶情明月清風對相酌
移居西園步陶靖節 前 人

生平性所愛流水與高山悠悠居人世忽已七
十年鷓鴣化搏北溟龍潛藏大淵丈夫不得志守
拙隱桑田園圃兩三畝茅屋八九間孤松時自
撫古木蔭簷前棲遲水中坻隣墟少人煙渺渺
懷天際嚶嚶鳴樹巔怡情無俗韻幽獨有餘閒
此中頗云樂簞瓢亦恬然

登鎮海臺

前人

雙臺對峙兩灘頭倚徙登臨滿目愁貫日驚沙
迷宇宙排天愕浪失滄洲數行殘碣疑蟲蠹幾

片飛帆共鳥浮
悵望家鄉雲黯淡
孤村煙景思悠悠

賦得紅葉當階翻應

制

檢討

楊

雍

邑人

紫薇仙省簇千官
春鍛朱英吐萼繁
漠漠籠烟金闕曉
翩翩帶雨玉階寒
葉侵委珮香盈袖
花拂輕風笑倚欄
絕勝開元移植後
清平進酒醉中看

和友人登樓作

前人

仲宣寄與每登樓
大塊文章眺暮收
物態有情

終着累雲心無染獨空浮濃陰綠樹常停馬傍
水荒沙却卧鷗漫道徘徊難人夜清風明月更
悠悠

題曹賓及舍人松石卷

戶部尚書

王士禛

新城人

曾看雲海盪心胸萬樹龍吟下碧空
勘破趙州消息在却來五月賣松風

東王淑華

楊大年

薊州人

縹緲迷天際空餘月影紛驚魂虛客見得句倩
誰聞鴈字憐青草芸窻書白雲歸來無以事清

夢到于君

謝王子題蘅香草

前人

雁影參差書遠空
關情身世逐飛蓬
送春月路逢知己
憶夢泉臺泣曉風
贈我青箱虛有待
感君白雪和皆窮
相思縹緲情何極
萬疊烟霞蘄水東

過盤峯書屋與諸子論文

前人

天地有至文
易簡爲方軌
王制因時宜
終古無成毀
人文觀天文
大雅從茲始
讀書薄功名
感

時艷青紫立志入深山不十年不止心頭世事
多筆墨分泰否驚君尺幅中清辨靜綺靡豈以
持風人蛩音聊自喜文章願立功披襟見性理
莫云王風衰莫爲霸氣使草木懼朽腐用爲沒
身耻指顧風雲間出交天下士

訪王淑莘

杜恭俊
邑人

王子讀書處悠然塵外尋入門惟見柳到戶卽
聞琴翠竹分秋徑繁花雜暮林幽棲雲水跡開
卷聖賢心草閣楊雄賦茅亭謝眺吟曲肱登孔

席懷寶任原襟雅趣追先哲英才羅近琛烏情
隨俯仰鷗志肆浮沉論別將經歲相思直至今
乾坤吾道契風雨故人音拂塵山光納飛觴海
氣侵應知談笑意不讓大河深

聞蔡嶽樵將入都却寄

檢討毛際可 見前

十年蕉鹿各徒勞脫却簪纓與轉豪笑我扳輿

來海國

時在寶
坻署

憶君把釣在江臯無邊春樹縈

千里不盡秋風感二毛聞道故人當北發盤山
深處遲遊遨

焦山剔銘圖

爲王副使煥賦

檢討

朱彞尊

見前

華陽真逸昔瘞鶴井穴乃在焦山根銘文不省
誰氏作紀年第有干支存審視要非唐後勒昔
年曾與張弢論茲山不與浮玉伍其地僻左稀
攀援旋渦轉湍奔溜急沐日浴月驚濤翻峯均
集海舶浪齧藏江豚銘辭汨沒露日少誰抉地
戶開天門丈人守靈威真官降趙尊若非神人
護遺蹟安可捫渠陽王君信好事躬自荷鍤操
犢禪剗苔剔蘚竟深入先以前趾次尻臀手摸

其文無闕失一紙價已當瑤琨西江道士爲傳
寫衣袂尚帶寒潮痕惜哉轅馬且北去山遊未
遂栝與溫何年金石共搜討疑義相析窮其源
九日過外祖芮公別墅

副使王煥邑人

最愛高人宅屏山復枕流柳深書閣靜竹密嘯
臺幽近接煙霞色遙看麋鹿遊菊從霜後把芋
向雪前收栗里陶潛隱花溪杜甫留百年堪寄
傲何用訪丹邱

題外舅崔公藏書樓

前人

圖籍爭傳季讓樓館甥例得恣探搜自慚強記
輸楊玠腹笥難將四庫收

城南僧舍

前人

城南已過杏花天蘭若經過意愴然樹底殘紅
消蝶粉壁間舊墨污蠅涎故園出返八千里往
事重追二十年昔日僧雛猶識我爲烹苦茗汲
新泉

羅浮大蝴蝶詩

有引

前人

癸未春藥亭吉士來自嶺南以羅浮蝶繭見貽
數日雙蝶繼出栩栩相逐憶自丁丑出嶺六年

餘矣復從羅浮故人得見羅浮故物甚快也時
宗人取園芍藥盛開因往放之花間傍暮忽失
所在詰朝二綠蝶宿花上意豈曩者之
所化耶靈物變怪去來莫測詩以記之

羅浮雙鳳子故人遠見貽忽焉破繭出靈怪非
所思展翅棲花叢文采映朝曦雲霞爭變幻錦
繡巧誰施呼吸太虛氣不餐終無饑隨風遠翻
翻共訝遊瑤池我知栩栩意還向朱明飛或云
麻姑褰或云葛翁衣遺棄千載後朽腐爲神奇
無情忽有情無知忽有知因之悟名理何莫非
化機

送朱竹垞編修還秀水

前人

四載青門別南來慰夢思如何相見日卽是送
行時春樹詩重咏旗亭酒暫持五湖煙月好終
擬共心期

送徐孝廉仲宣還江陰

前人

黃金臺畔初相識器宇驚看各不羣雨寺買花
春正煖風簾刻燭夜常分八年一別思千縷萬
里重逢酒半醺屈指到家過九日霜風歸路落

紛紛

謁袁了凡先生祠

刑部侍郎

錢陳羣

嘉興人

鄉達袁夫子專祠赤縣東生平完萬善一疏已
成功祈報羅池比謳思朱邑同迎神村鼓動鳧
影下空中

序寶坻志寄懷洪明府

正詹事

沈德潛

長洲人

白下分張天各區渠陽幾載綰銅符鑿山省役
衛子產腰笏引舟何易于畊稼共懽今有母謳
謠轉憶昔無襦聞君修乘希良史直筆同商山

澤臞

時邀蔡子芳
三重修邑志

東閩同年將赴磁州新任詩以送之

給事中

程盛修

休寧人

弱冠科名重江表牽絲作吏致身早盤根錯節
少年時歷盡風霜見才老憶昔南箕謀譖工飛
揚意氣爲誰雄君曰得失偶然爾時事難憑塞
上翁果能勁直邀殊眷恩施特沛明光殿樂亭
試可又寧河課最移茲壯哉縣豈徒強項著先
聲自有如傷慈惠情不聞厖吠村村鼓惟見鶯
啼處處耕從來巧宦無他術手版催科兼法律

幾曾揚闡遠幽微那復搜羅到遺佚君今政蹟

配古人畫橋流水一時新鄭國渠收秔稻利文

翁化被管絃春更留佳話垂不朽邑乘千秋圖

可久博雅何當數汧東人物山川落吾手萬口

爭傳賢使君去天尺五早知聞增秩旌良遐邇

服送劉迎郭交紛紛高車行過邯鄲路流澌臘

月寒初冱走也當年汗漫遊猶憶吟鞭舊題處

作民父母官不卑兩地輿情大可爲在彼懽愉

在此感甘棠爲讀道旁碑

東寶坻洪使君

備制司主事

陳大復

寶應人

遙集蒼茫閱古今幾多幽隱費追尋須知妙不
關塗點字字陳風問俗心

漁山佳氣日邊來渠水波光海上迴山水只今
憑管領千秋生面為重開

讀東閬同學新葺志

編修

萬松齡

宜興人

仙令問誰儔師門第一流載披渠水志還憶畫

山樓好景隨時補幽芳著意搜遙遙符晉乘此

事付千秋

儲畫山夫子曾修山西省志東閬此志雅與相埒

九日同王克讓綸菴登文閣

顧光

見前

載酒無人愛此名殘秋同作看花行不須更唱
南山句絲竹叢中有雁聲

小閣餘寒入敝裘半灣秋水抱城流無因一上
重樓望滿眼西風憶石頭

秦城

李鐇

鐵嶺人

秦城高不可度鼓角巖屯海西戍兵鏑銷書契
焚黔首一切皆愚民魚有帛狐有火誰道健兒
在間左

感林亭口朗然師寂示禪者

詩僧

智朴

禪者分衛歸備言村中事有僧曰朗然根性乏
聰利新新憶佛名晝夜無遷次堅行三載週果
滿從前志智火自內燔六根光明熾頃之烟燄
消端嚴良可視是非堅密身畢竟難思議末世
精進幢小子勉而識脚根下未明光陰莫虛棄
須自檢點看生死非兒戲

盤山

超

見

邑高僧

盤山怪石攢聳出碧雲端礪氣侵人冷松聲徹

斗寒

送佛藏和尚

前人

幾年共話西山月
一夕平分兩地秋
試看古中盤石上
龍松新發舊枝頭

尋歇馬臺舊蹟

蔡寅斗 見前

曾聞駐驂此城東
景色荒荒入望中
野徑尙餘鸞尾翠
平原無復雉頭紅
蒼苔鴛瓦悲秋雨
細柳雕弓想朔風
只有多情臺下水
迴環猶繞舊離宮

北潭秋月

前·人

薊門秋色來林巒明月一片生清寒渠陽城畔
月如洗落影倒向潭心看潭中之波澄且潔窈
窕泚澗浸天碧千頃琉璃照毫末素練金波互
激射傳聞下有老蚌生明珠三五望月規盈虛
當秋欲與月華鬪精氣仰視空中噓又云遼時
蕭后泛龍艇急渡中流沉寶鏡寶鏡千年光未
消晶宮還並天邊映人間幾度悲滄桑傳聞何
必非荒唐只有中天月如舊秋來萬里騰光芒

明珠寶鏡總何有此潭已作灘邊藪皓月于今
一樣圓分明猶掛三岔口

登真武廟北極臺

鍾文標

寶山人

高臺屹立雲縹緲下視悄然人影小攀危拾級
不知幾級衣忽在蓬萊島廟貌歸歸結構奇迴
廊曲徑通深窈古松盤屈雙拂簷對峙殘碑尚
堪考四顧眼界寬一切盡環繞南臨文閣聳雲
端西望石幢插天表踈林出響鳥初還隔院落
花人未掃中有一頭陀瓶鉢垂垂老日長高臥

閉禪房任客去來渾不曉嗟嗟僧醒遲兮客去
早一幅山林圖畫好

渠陽八景歌

周上林

上虞人

帝京左輔推渠陽天生八景供徜徉高山拱衛
雲回翔薊門縹緲遙相望撫今弔古神轉傷秦
城故址久渺茫空餘烟柳橫池塘忽聽鐘聲徹
上方發人深省披衣裳起視明月懸屋梁誰取
蟾蜍一片光印入空潭秋意涼恍如寶鏡開新
妝移來金頂照流黃石幢矗起城中央欲凌雲

漢分天章此石遼碑可頡頏晶瑩古雅如圭璋
可惜銀鈞半已亡千年舊蹟俱滄桑我心悠悠
河之傍早潮夕汐信有常橫飛匹練勢汪洋助
我豪氣吞瀟湘欲窮千里俯大荒還登高閣排
天闈青雲靄靄環文昌文昌宣化 聖治彰滿
城絃誦欽循良新編邑乘何輝煌手披觸目紛
琳琅千秋萬禩維金湯

前喜雨

洪肇楨

見前

不雨及短至望雨心亦灰無聊甫假寐忽送潭

中雷黃氛轟地起屋瓦疑欲摧玄冥駕龍車白
雲從東來兩雄狴相斲角鬪爭喧逐銜枚而疾
走駛去仍復回馳驟振異響鏗鉤懼崩隕停午
竟昏墊陰翳誰爲關須臾簷溜下堦砌波縈迴
湔洗燎原威豈惟塵與埃蒼茫淨如拭清冷沁
眉顙乃知瞬息間具徵造化該牖民如取攜降
鑿黔黎哀整襟閒待月把酒臨高臺

後喜雨

前人

蘊隆積頰蒸氣結心如擣我民望眼枯我苗其

殆槁徬徨計無措搔首空呼昊寸腸日九迴行
將事祈禱東南雲峯起攢矗疑蓬島雷聲在山
陽盤旋若征討須臾甘澍傾銀河爲之倒涼風
與俱來當襟快以好遂令咫尺間川原徧行潦
紛囂頓鎮靜黔黎慶相保寶邑寶維何年豐國
之寶生死呼吸殊神功歸大造長吏抑何能憑
軒開懷抱槐花簇滿堦綠雲不忍掃

喜雪

前人

昨宵冉冉陰雲薄怪底東風扇簾幕三更蠶食

上春柔彷彿窻櫺音縈索呼童急起逗殘燈戶
門未出足已却玉龍啣枚正疾戰仰視繽紛空
際搏如荼如練劇紛拏銀鏊鎧甲恣磅礴須臾
飈轉翺以翔羽林百隊爭持攫坐久圍爐火不
溫射面鉞寒渾似削天明風定雪初收一片清
光照巖壑遇圓成璧遇方珪造物何心隨所託
晶瑩肯着泥滓污至味無營甘澹泊太平景象
清白描染就村莊與樓閣萬家烟火靜朝昏馴
如得食堦除雀冥心鼓掌叩九闕始信陽春

真有脚

題八景

前人

平疇漠漠接滄溟
今古相傳欹器形
四水滌洄通地脉
萬山環拱列天屏
南臨淑浦鳧鷗亂
北倚崆峒草木靈
春月秋雲看不盡
年年遙指薊門青

薊界雲山

曠代誰能辨偽真
蕭涼往事已成塵
當年薊北都非晉
此日城南尚號秦
縷縷烟痕還似舊
依依柳色幾更新
憑臨無限傷心處
荒壘殘陽獨

立人 秦城烟柳

鍊就洪音大小該滄桑猶未委蒿萊不知鑄自
高僧手却說浮從東海來幾度遷移人易老一
聲清徹夢初回寺名大覺誰先覺擾擾芭蒙亦
可哀 東寺曉鐘

年年何處無秋月月到秋來數北灘水淨沙明
天欲倒星踈漢澗地爲寬澄泓千頃波心湧瀨
灑三更鏡面寒自笑勞人經五稔幾時却向靜

中看 北潭秋月

屹立亭亭歲幾何風雲變幻任經過只推茲石
雕鏤巧誰識孤幢感慨多金頂有時隨剝蝕鐵
心終古未消磨中央依舊憑君鎮餘礎猶能備
網羅

石幢金頂

爲尋遺蹟未全虧蕭寺仍餘石半垂殘碣有靈
應待我斯文何幸不隨時晶瑩彷彿臨屏鏡鈎
勒分明重鼎彝試問當年誰匹者傳聞翻欲令
人疑

珉碣銀鈎

維潮有信豈空談夕去朝來肯二三匹練卷舒

隨闔闢百川盈縮在噴含迴環沙港開晴樹往
復帆檣染暮嵐細雨濛濛風不惡望中依約認

江南 潮河飛練

崔巍雄峙異招提文教東漸却向西馥郁香傳
探月窟嶙峋筆擬躡天梯抱城水曲雙橋鎖負
閣池開四面齊志切瞻雲雲不遠舉頭咫尺好
攀躋 文閣瞻雲

以上詩

柳梢青 過楊柳青作

高承埏 見前

春事今年山桃無恙花朵依然細雨霑沙歸雲

逗日淺碧羅天
絲絲楊柳隄邊
且繫住烏篷
小船荻笋新芽
河豚欲上拚醉釺前

虞美人二首

爲王貞女賦

李

琮

河間人

紅絲一縷曾牽着
纔訂終身託桃夭
未賦玉郎
亡好箇香閨
弱女鐵心腸
鉛華盡洗容粧素
徑往夫家去
告辭阿母莫須留
誓與幽魂相伴
讀書樓

嬌娃也有輕生者
以死從泉下如何且作未亡
人聊奉高堂菽水幾晨昏
只因書史曾經讀

氣節超凡俗芳心已歇似春花風雨飄零冷淡
是生涯

行香子

譜東寺曉鐘

鍾文標

見前

月落仙岑雨打禪林遠寒山何處鐘音東風吹
送入耳欽欽侶雀臺笙漁陽鼓鳳池琴散髮
抽簪冷枕孤衾到殘更好夢難尋一聲清響如
度金針是靜塵緣觀空界指迷心

滿江紅

譜北潭秋月

前人

玉露金風正郊外潭心月出君不見光搖一線

波分千疊蕩漾時驚鷗鷺起晶瑩慣惹魚龍唼
問當年好景是誰開真清絕 菱花鏡宮人失

珠胎蚌鮫人泣任流傳野老何須符合荻葦蕭
蕭迷遠望姮娥皎皎偏親切待歸來逸興動秋

吟堪收拾

百字令

余修志將竣行役懷來比歸則見黃花
滿院內有並頭老少年一株獨峙層層
艷發若覩瑞者而吾志適
成爰酌以酒而譜此詞 洪肇楸 見前

秋芳漸老謝花神留得此株團簇碎錦層臺誰
比侶伴我東籬黃菊累葉重英交枝連蘂肯讓

池蓮獨勞人何幸一杯先洗塵俗
回念彭澤

高風河陽清韻往事難賡續賸有新編光燦燦
可當明珠千斛對月長唵拈花微笑點綴圖書
麓江郎頻夢仗君收起全局
以上詞

論曰太史公有云載籍極博又云擇言尤雅于
古史志之義其盡諸此乎夫匪博也奚其擇人
苟渺見寡聞而欲一歸諸雅難矣若藝文其尤
易見者也前此所載殊寥寥無足觀非以不擇
故歟余極五載之蒐羅於是乎名人學士所留

傳間見疊出旣以其大者分爲上卷而下卷猶
美不勝收盡態極妍同工異曲如此殆猶八音
之並奏而合樂之三終也洋洋乎盈耳哉何其
雅也何其雅也蓋觀於終篇而全志之所尙可
知矣

藝文下卷之十八終

寶坻志後跋

東園洪先生修寶坻志成授斗逐卷校閱閱竟
謂先生曰兼哉才乎盛哉時乎誠哉心乎永哉
傳乎先生曰何請畢其說斗所見郡邑志亦多
矣其出自詞人也者率無當於治體以爲別撰
可也其出自良吏也者又未嫻於史裁以爲簿
具可也之志貫古今羅鉅細灼利弊剖是非約
而不遺詳而不雜以收遺韻而搜闕文非兼詞
人良吏才而一之者哉先生蹴然曰吾特不敢

負所學而已奚其才斗曰無辭是才也有明三
百年亦間有之而能盡其才者蓋寡時爲之矣
洪武永樂日尋干戈仁宣短祚正統北轅號稱
最盛獨弘治耳維時對山武功志出焉卽邑志
亦自此始也以方草創故恨畧是有待于來者
奈嘉靖後時事日非內闕外寇訐亂四國何志
之能爲今則太平百年畿輔近地大化翔洽得
兼才如先生者潤色而鼓吹之何其盛歟先生
欣然曰然下吏之慶也斗復曰有其才又值其

時然非殫厥心將聊且從事而卒亦不克盡善
先生結搆經營五年於茲諏故老訪遺蹟購藏
書聽政偶暇手繙口吟至輟寢食而忘寒暑間
者奉使載塗披星戴月猶惟志事爲惓惓不欲
有毫髮之未盡蓋誠心尤不可及矣先生則矍
然拊膺而歎有間乃問曷謂永傳曰泰山之雲
徧六合其來遠也滄海之派環九州其源長也
稽先生世系蕃衍鄱陽丹陽上元于潛晉江樂
平間備載宋史至明弘治邑令莊公禕修志時

先有建城役都憲襄毅公實主之蓋于潛後也
而鄱陽後太常公清望尤著是爲先生高祖文
章勲業有自開矣今先生之鏗鏘著作實克武
于潛舜俞公之兩漢詔令緊抄春秋說外內制
丹陽成季公之淨智集晉江君疇公之通事輯
畧味言發墨陽巖鄱陽忠宣公之姓氏指南松
漠紀聞金國文具錄及文惠文安文敏公兄弟
之胥中博學宏詞科號鄱陽三洪體而拯災築
堤興文造士亦雅與君疇公之知古田建寧縣

成季公之提舉郢州路樂平仲達公之尉常熟
判彬州上元惟清公之使荆南暨忠宣公爲秀
州司錄文惠知荊州軍文安知太平州文敏知
贛婺兩州時政績相埒然則近繩太常僉都而
遠踵有宋諸公自剔歷州郡軍路入躋徽猷顯
文煥章觀文資政諸閣殿以鴻筆爲鴻業正未
有艾此志特其託始焉耳先生乃肅然避席而
起曰是非菲才所堪也然敢不心識之以答
清時而無忘先澤揖而退未幾果以報最擢知磁

州劄劄氏適竣爰書一時問答語以附諸簡末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九月朔日江陰後學蔡寅
斗謹跋

鳩工姓氏

趙之虞

芮復俶

芮復傳

王 斌

王 燧

芮復健

芮復伊

杜恭揆

王儀文

劉 藻

單 鐸

單 鑑

王 論

王石柱

王 詢

王國璠

王世璋

王百齡

王嵩年

芮永祚

杜懋元

劉 蕤

王 讚

王 謙

杜廷芳

芮時行

崔鶴庚

王 統

趙在熊

劉 湧

王 鈞

趙世猷

方繩武

方 鎬

王宣詔

張楷

曹希沛

楊郴

徐登聯

張煥文

朱隆

梁則公

監造周仁友

董天植

書刻

繆寧遠

江南江寧人

